

謙

齋文集

01916



咸豐癸丑鐫

謙齋文集

篤慶堂藏板

鄉賢崇祀錄



國朝古
六朝圖

蔡士京號大敬明邑庠生也敦氣節博學問方壯年慨然曰吾學曉大義耳朱紫奚爲遂絕意進取研究朱程工夫以實踐爲主家貧鬻產俾弟姪多取其值奉繼母倪備極承順詩文高古直逼昌黎及卒人咸仰其高風 合邑紳士呈請 提學張希良准題 據詳本賢性篤人倫身持名教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內行純粹允矣君子之宗兵刑錢穀歷律河渠學術精詳居然王者之佐本敬宗睦族之誼三黨之昏葬咸資推急病讓夷之心六服之吉凶同患取予不苟盟心具有鬼神然諾不移矢口便成金石道自謙齋遺集

卷首

尊於威鳳跡乃托於冥鴻此真百世之儀型無愧兩廡之俎豆宜從公請永祔明禋仰紹興府行縣遵批送主入祠可也

時首事通知請主送入鄉賢祠并入宗祠者

芹川浩生
惟慧惟良

德元

裕貞元 共七人

蕭山縣志人物列傳

蔡仲光又名士京字大敬與同邑包秉德沈禹錫毛奇齡爲四友邑之稱博學者無過士京禹錫思勝之故日夕讀書卒以咯血死嘗與同邑毛奇齡始甯徐咸清山陰張杉窮易詩尚書論語孟子及三禮春秋三傳等書康熙二十年

詔徵天下山林隱逸之士侍讀湯斌侍講施閏章以徐芳聲及士京名薦之益都相國時例當由外舉邑令姚文熊益都所取士也特發書幣遣文熊親造請而士京與芳聲並卻之卒年七十餘無子其著述甚夥惜

謙齋遺集

卷首

散佚不傳

采西河合集

大敬公傳

蔡惟慧

先生諱仲光字大敬原名土京蕭山人慧族父也元時直夫公遷居蕭山先生乃直夫公十三世孫補邑諸生尚孝友敦氣節事繼母倪備極承順家貧鬻產令弟姪多取其值好讀書自年二十五遍讀經史諸子以逮漢魏晉六朝唐宋諸名家集足不下樓者二十餘年詩文高古直逼昌黎其於立身致用兵農禮樂天文地理之事無不精研闡發崇禎末流賊破都城先生遂棄舉子業扃庭戶日事著作不求人知有術者從北方來推邑人毛奇齡命許以爵推先生命則云此道學中人非功名中人已卜出處不淆

謙齋遺集

卷首

三

乎俗矣嶺南屈大均遊越讀先生稿曰仲光乃漢魏間人物也其指授弟子文章忠孝外無他言至災祥星緯之驗無不明徹不肯言休咎偶一言之亦無不應康熙戊申歲六月甲申地大震其年八月有遠遊歸者言及震遍東南至泰山之東而更甚因再三問震之故曰土旺於六月之未陰氣乘之一震而洩以震之時日測之其在甲寅之年乎天之日時以虛爲用虛能克實實不能克虛震之月日皆剛而爲陽以陽勝陰天之道也甲木之德爲仁寅木之德爲祿木得祿而愈強有除刑去暴之義以東方震之日合於都城震之日兩支相刑以甲輔寅而寅又刑申申雖

屬金不能敵也陰之衰必始於甲寅之年今茲天下東方
其有災乎然震之歲在申雖災不害後至甲寅歲果有逆
藩之變起於東南而旋即平復其言若操券康熙二十年
徵天下山林隱逸之士侍讀湯斌侍講施閏章以先生與
徐芳聲之名薦之益都馮相國溥將上之而部劄當由外
入乃發書命蕭令姚文熊邀之先生曰君子知命不妄趨
也與徐芳聲以老疾辭又十七年開博學宏詞科毛奇齡
以徵辟赴問於先生曰各行其志不必問也及奇齡在史
館貽書勸之出先生報之曰仲光老矣耳必重詢而後聞
目必審視而後見足下與仲光最稱相知而不知仲光之
謙齋遺集

卷首

四

心豈仲光之所望於足下者哉易齋相公遇聽足下之言
親書名字於柱對閒又復賜以所刻之集閱深光大譬之
於樂如黃鍾大呂聆其和聲眞足贊治而仲光則如爰居
海鳥暫寓魯東門一聞鐘鼓之響是駭是懼何由得覽其
要乎乃足下謂仲光宜一致書相公以稱其書柱致書之
意則仲光以爲不可夫巢由子州支伯得安以肆其志於
箕潁河渚閒者禹皋稷契之力居多而巢由子州支伯終
不致書於禹皋稷契者義不敢也仲光一介之士猥蒙相
公書柱以備遺忘惟恐此身隕越貽相公羞則今之不致
書於相公而能追蹤賣卜採藥之僑跡不可覓形不可圖

乃所以深致其書於相公也願足下無以仲光爲念客有以詩文不刻無以傳後代爲慮者曰傳焉有命不可強也劄劄昉於馮瀛王唐代未有李杜之詩韓柳之文非因劄劄傳也今人雖劄劄而未必盡傳古人未嘗劄劄而至今誦之不哀是傳不傳不關劄劄可知矣嘗曰生平以拙自守一無所能而獨安於造物所賦之命故身無所營心無所企而得以自全使死之日得書處士蔡仲光五字於墓足矣卒於康熙己丑秋年七十餘無子以笏枝爲嗣康熙三十七年使者張希良督學浙中上其行誼進祀鄉賢其題詞有云性篤人倫身持名教緬忠信廉潔之規內行純

謙齋遺集

卷首

五

粹允矣君子之宗讀兵農禮樂之議學術精詳居然王者之佐道自尊於威鳳跡乃托於冥鴻此真百代之儀型無愧兩廡之俎豆其品題洵實錄也先是宿儒包秉德沈禹錫毛奇齡先生與爲四友因有包毛沈蔡稱於邑中而奇齡嘗言最博學者無過蔡仲光仰爲山斗嗚呼先生著作等身半爲嗣孫失火而灰半爲他人竊去俱埋沒不傳今所存者惟政論戶役田賦諸篇學論災祥篇魏文靖何孝子兩傳十餘通而已其亦命也悲夫

鈞

大父此傳由於灼見與傳聞者不同故無一詞溢美

蓋曾族父之品行學術實有古人立體致用之全而甘

於泯沒不求人知尤爲人所難但舊志小傳列於孝義門殊失位置而郡志僅附於徐芳聲先生之末不有專傳至省志尚未採入咎有攸歸嗚呼闡潛揚幽士大夫之大節不求人知四字在本賢之自道應爾而繼嗣失

徵吾族人亦皆以是爲辭哀哉

鈞謹誌

伯高祖惟慧號近軒康熙庚辰歲貢生文行載邑志著有四子要旨近軒詩文稿伯祖鈞字及心邑增生乾隆開上憲議拆造三江關公帥邑紳赴憲以死爭議得寢宗祠坍塌公勸修之作家乘整飭祀典後世遵之著有郡邑水利志詩法指南等書震甲附誌

附錄 公三代及生卒

曾祖譜 號仙橋行和十育九公之第四子

謙齋遺集 卷首

祖道全 號光岳 庠生貢入國子監任廣東新會縣丞陞湖廣歸州州判其政績載邑乘

父佳桂 字丹谷明國子生

母氏李 氏倪 弟士育 字果行善文藝 士高 更名芝芳字子柔邑庠生

子伯公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二月十七日於崇禎三年庚午入學年十八卒於康熙廿五年丙寅七月廿四日年七十有四葬西山梁塢配來孺人生女二側室某氏生子至皆早卒

門未夫益勤而志勤博然翁其贊式主之示入身... 氣先焉不來入賦次爲人稱讚耳書志不謂及此幸甚

徵士大敬公遺像



謙齋遺集

卷首

五

大敬蔡先生畫像題辭

先生月食海潮二辨傳誦闔邑鉤元提要景仰殊殷
爰介紹以晉謁見 先生衣縫掖之衣戴郭林宗之
折角依然先進遺風請問之頃光霽藹然多蒙許可
兼承不惜餘論延賞過優維時二嗣子並無恙未幾
俱天 先生哀痛之情見於文字 晚亦代為嗟傷迨
先生捐館繼嗣復絕乃立祀外甥家春秋時享茲又
賢祠奉主陪祀宮牆然則天之申命有道豈或爽耶

同邑後學來鴻震頓首拜撰

所稱外甥即公婿李式嶠茂才名曰昇者公像與
茂才上下合幅題語係乾隆八年九月李開嘆書

徐芳聲字徽之蔡仲光字子伯原名士京一字大敬
蕭山兩高士也才名相埒高尚相似天啓丁卯芳聲
與父同舉省試主試斥子而取其父明徵卷冠書經
明徵曰吾冠一經無所媿特媿吾兒耳時甫弱冠四
方論文家每恥不得與芳聲交而仲光學主居敬與
爲執友甲申之變同集學中諸子弟哭孔子廟三日
旣而芳聲入潘山隱稱潘山笠人嘗曰讀書貴有用
因著兵農禮樂諸有用書而於兵尤詳凡運籌制械
設屯無不簡覈以闢前之虛言兵者嘉興徐仲威鄉
闡前慮及兵政夢關侯告之曰蕭山徐生善言兵盍
謙齋遺集

卷首

七

師之仲威卽渡江晉謁而語以故乃盡授之惜乎兵
古兵今兩書今不可見也初芳聲仲光與里中毛姓
交最善及姓受聘應鴻詞科各爲詩文贈其行寓意
切劇會

朝廷恢復西南大赦天下

詔徵山林隱逸之士侍讀湯斌侍講施閏章聯名具薦以
例由外入貢於是蕭山知縣姚文熊承益都馮相國
溥命齋書幣親造門徵聘芳聲仲光竝卻之芳聲年
八十四卒旣而毛姓以翰林院檢討歸里詣仲光時
仲光棲一樓罕與世接姓至請其業遂出舊著經學

諸疏曰仲光畢生精力盡此子能昌明斯道卽署子名無傷舉以相贈或謂今西河集中解經者多半是仲光云年至七十有奇康熙乙丑秋以病終晚歲得子二俱夭亡立嗣旋斬著述遂散佚○釋史氏曰大敬先生孤蹤絕俗寵辱弗驚其造詣似較徽之尤進蓋後徽之而沒世際隆平而故人者已欣欣嚮榮矣使以碩學如先生當時應徵而出恐西河須遜一籌也夫一衿垂老於故國未沾斗精恩而感深喬木竟遂其披髮行吟之志斯其矚然不滓信爲世所希矣

節錄吳郡李瑤南疆繹史逸民傳

謙齋遺集

卷首

八

蔡謙齋先生博學多著述今皆散佚偶於故家得詩二百六首文三十一篇題曰謙齋遺集知非手定元稹字皆鈔寫內文九篇乃刻版中縫題云漁父遺集下注一樹堂當日全編未訖何時散失幸存此殘簡藉識其名其云遺集亦係後人蒐輯而非元本矣曩蔡陸士茂才囑訪先生遺作余悉所見并是冊畀之以公同好余又嘗得單先生昌其史評蠡解手寫本前有先生序世所罕見當其寶之同邑汪繼壕南城題漁父遺集家譜載族祖著述經史合三百六十卷詩文詞賦合一百卷族祖無後承繼房又不振亦中絕其所著書

不知散佚何處父老傳聞有爲他氏盜刻者然不可考矣英生也晚從族中訪問並無隻字乙巳歲因赴春社得謙齋詩集半部於東郊陳氏卽西河先生詩中所稱半面將軍家後於王景曾秀才篋中得後半部共詩千四百餘首皆族祖手抄本潛德幽光不終泯沒蓋有陰相之者至族祖名義具見海內大家詩文各集茲不備錄族裔英跋

曩讀毛太史西河全集知十三世族祖大敬公詩文名著海內搜求邑中遺集散佚無存耿耿於心二十餘年矣庚戌春杪在族叔秋稼旣庭藏書所得毛太

謙齋遺集

卷首

九

史手寫蔡子遺文一帙又從族叔養堂英處丐得七

律詩三百首今秋七月於何君葭汀其蒔處得見謙

齋詩集三冊假歸錄之並前丐詩文得窺全豹矣中

秋後又在族兄師遺家殘篋中得舊采何孝子傳書

魏文靖公傳後文二篇後有族祖德揚跋云先伯父

文集十數卷丁卯秋病篤付伯氏顯臣收藏自恨家

貧不能采布行世抱愧良多等語濱將持此遍訪族

中倘得斯文未墜久而復出非吾家文獻之足徵也

哉族裔濱跋

昔我敬公潔志勵學獨敦古處以布帛菽粟爲黨族

子弟教以金玉文繡爲同學少年助里中西河氏始
有小毛生之稱公與之訂忘年交而毛實師事之及
毛生貴謁益都相國馮公溥升階見廂左朱扉閒大
書蕭山徐芳聲字徽之蔡仲光字子伯十四字蓋公
足不出戶而聲聞都下如此亦以見當時賢相之留
意人才也鶴嘗語族中人曰巍科膺仕世所榮也高
蹈清名天所靳也然而榮者一世靳者千秋自敬公
後吾蔡氏之名其勿替矣族裔鶴跋

先君祖州公手鈔十三世族祖大敬公遺詩共一千
三百餘首跋而藏於家矣乾隆庚戌又於族叔祖秋

謙齋遺集

卷首

十

稼處得毛西河太史手錄遺文一冊後有刻版何孝

子傳書魏文靖公傳後二篇共二十五首未獲全編
爲歉衡於道光庚寅晤韓君琴坡蒙贈公手繕政論

屯營篇一首係同邑單雪園先生加評今年辛卯晤

汪丈南城出示舊鈔公詩文一冊詩具見謙齋集中

文共三十一首內有刻本寄毛大可書九首標題漁

父遺文蓋公有前身漁父印章故也與前刻稍異想

當時陸續付梓未能合一歟閱十四世族祖跋何孝

子傳後云先伯父文集數十卷付伯氏顯臣收藏自

恨家貧不能刊布是公文散佚甚多當隨時訪求得

成遺集爲幸 十九世族裔名衡謹跋

謙齋遺集

卷首

七



謙齋遺集

謙齋集白題弁首

余獨居抱箕穎之志頻年隱約事無所營聊以翰墨自娛
非聲采之是寶懼湮滅而無德之可宣也茲因暇日手錄
一編俾二三同志君子觀覽焉昔太史公慕由光義至高
而惜文辭不少概見夫身旣云隱則外固不必有可見之
蹟也乃子顧猶以文章自業豈眞謂是足施後世與雲壑
增光哉抑學以年而俱深文因學而漸廣庶二三君子因
是以考仲光之學也云爾有能進而臨之匡其過輔以所
不逮者乎則仲光固日學而日自損焉者也谿谷之懷朝
夕望二三君子之訓導予毋相棄也久矣

謙齋遺集

卷首

己酉秋孟蔡仲光自識

錄謙齋集誌首

雲昔十四五時侍先君子側言及十三世族祖子伯公

德行文學心嚮往之而未獲見其著作也後於縣志中得

讀魏文靖公何孝子二傳汪洋浩瀚情事曲盡此卽明史

中二傳所本但此詳彼簡各有當耳又十餘年集高祖

梅菴公詩文雜稿得公所錄子伯公作三十六首又

從舊籍中得先祖望亭公諱湘邑庠生有詩稿四卷所錄一百二十

三篇肅括宏深筆包秦漢其學兵政論二十餘篇原原本

本於治道經緯纖悉不遺是其學其文其德其才殆非唐

宋以下人可及雲非阿私所好也張學憲云身持名教

謙齋遺集

卷首

三

性篤人倫自有不篤於倫者則篤之非易有不克持夫教

者則持之更甚難又云允矣君子之宗居然王者之佐後

之人苟不觀其集以察其才識又孰知斯言之親切而非

過譽也哉噫是豈僅吾族之望乎然是時方抄梅菴公

集公諱惟良著有愍道人集梅菴詩鈔小窗詩稿小窗雜錄詩文雜稿半隱堂詩稿數十卷藏於家未遑

及也今於道光十一年八月抄錄序次校對殘缺向所聞

經集三百六十卷文集一百六十卷有不第區區己者於

是極意搜羅從族叔處得百餘篇堂弟處得廿二首族姪

處得三十二首同異互見刪複去重十二年四月錄成合

成二百四十二首詩一千五百餘首總爲二十卷夫以公

之品行文章卽非剗剗傳之必可卜其不朽者 公雖不言諒早有以自信矣然以 伯高祖近軒公所云半灰於火半爲人竊去僅得十餘通族叔養堂先生所不獲見其文集者而聚之於此苟非 公之精靈有以護於不墜亦安能得萬一於百九十餘年後哉但經集則全無所考是 可幸更可惜也今先爲聚其所得若此後有益者更增入焉從片羽而獲全璧是所望於同志也夫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五日

震甲雲士誌

謙齋遺集

卷首

十四

謙齋遺集鐫版記由

族祖子伯公著謙齋文彙昔操全璧大可毛太史欲刻而作者固辭望縣後嗣今擴散金小穀王太史請刊而編者婉謝意屬同宗先君沛蒼公欣然自任先君少苦貧客蘇郡勤服買業漸隆晚成家居雅好文學與族雲士曉樓兩兄爲竹林交知雲士茂才專力十餘年蒐羅子伯公文詩釐爲二十卷因囑曉樓孝廉商同攷訂擬即付鐫會遭疾未果載申遺命茲鳳經營奔走忽忽十年雲士曉樓相繼捐館豈可久延此事負先君嗜古之心爰請族中凝堂兄健菴錫齋玉士弟耘非抑士藍生善甫小樓邁

謙齋遺集

卷首

五

人姪念庭姪孫輩分典校訛謄楷於家廟廣孝祠外堂鳩工鏤版經始本年七月上旬竣事仲冬下泮凝堂進士正告鳳曰弟斯舉克成矣宜有言以表先志鳳敬唯遂書之凡篇目悉遵雲士手鈔元本惜相傳有經義多篇或借刻他氏或湮迹故家無從訪採而逸民徐先生徽之與子伯公同社同心同卻徵聘遺文四十首子伯公所評也并鐫以致景仰云若詩文之品題資大儒之鴻筆鳳又何敢贊一辭

咸豐三年歲在癸丑嘉平月初八日族裔

應鳳謹誌

謙齋遺集總目

第一卷 論六篇

第二卷 論七篇

第三卷 論八篇

第四卷 論十五篇 說四篇

第五卷 議二篇 辨三篇 答問三篇 讀十三篇

第六卷 記九篇 傳四篇

第七卷 序二十八篇

第八卷 書十九篇 壽序六篇 祭文三篇

第九卷 讀史書後四十九條

謙齋文集 總目

第十卷 讀明紀書後五十條

第十一卷 書後題跋二十條

第十二卷 評錄徐徵士文四十首

共文二百八十有九首

謙齋遺集卷之一目錄

學論帝王篇

學論郊祀篇

學論廟饗篇

學論禮制篇

學論災祥篇

學論律呂篇

謙齋文集

目錄 卷一



學論

學論

學論

學論

學論

學論

謙齋遺集卷之一

蕭山蔡仲光大敬撰

族裔

震甲雲士編纂

應鳳小汀校刊

學論帝王篇

皇帝王霸之道悠矣遠矣較矣晰矣其升降之故時爲之乎抑人爲之也至德之世人可與鹿豕遊鳥鵲之卵胎雖俯其巢窺之而不驚猶是豈後世能冀哉固有係於時者矣然田在虞芮之間而爭入文王之庭而讓同一時而爭讓變也則德所爲也昔季康子問五帝於孔子而孔子首舉太昊以對及後贊易而以庖犧神農黃帝堯舜並稱則

謙齋文集

卷一

五帝斷自太昊始及堯舜止前此爲三皇洪荒之世筆不能稽諸家之說紛無所定穴處結繩衣皮擇木之君其世固已遠矣後五帝爲三王尊禮治民賞罰先後之間以忠以敬以文所尚不同而燦然皆成一代之治及周之末勢弱不能自振五霸起而扶其衰稱順稱仁示禮示信因各稱雄於天下後世尊其功者議其罪五霸遂無以自立矣蓋天下未有有君而無臣有臣而無君而天下可大治者也三皇之時如有巢燧人葛天無懷諸氏其君皆聖人其臣則世久而失其傳故稱君臣之神聖亦必自五帝始五帝之臣朱襄陰康赤冀白阜風后力牧大鴻常先以及重

該修熙祝融勾龍之屬後世雖知其賢聖而無由考其議論堯舜之佐四岳八元愷稷禹皋陶之儔其當時君臣閒所傳議論皆略其等威而時聞吁咈匡弼之言不自滿假其民日鼓舞於馴德之中安其俗樂其居食其力而不自知伊誰之功喏喏噓噓遂忘其君有神靈敦敏之性如天如神之德宥於其下耕鑿含哺民不散樸風氣自正如日負暄以遊於木榮草長之候而不自知也斯何時哉真至治已皇極經世書曰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霸之世如冬乃蒙則以爲五帝之世如春三王之世如夏五霸之世如秋末季之世如冬而三皇之世亦如冬蓋三皇者日南至一陽初生之後之冬而末季則一陽未生以前寒風淒厲蕭索水涸木落之冬也三皇之世其君敦樸簡素其民倥侗顛蒙當是之時山無蹊隧澤無舟梁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民忘其上之德故無相媚之心而惟以草榮木替爲候此莊周所謂至治之世也其君雖皆聖人之德而法制未立禮教未敷則衛民養民之具未張民何以得安居其室而無恐乎揚子雲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舜蓋三皇以無法治民而民徜徉乎法之外以自適不如五帝以有法治民而民範圍於法之中而無虞也三皇以德懷民而不設禮

制以與禽獸接而手足不如禽獸之齒牙爪翮之利何如五帝以德懷民而創制惇禮而驅殺禽獸以爲用哉且夫上古利用之制皆未備也自庖犧氏以及堯舜諸聖人興於是仰觀俯察通變不倦以與民咸宜而後制作大備民用無不足觀易繫辭所稱則知畫卦合市以及網罟耒耜衣裳舟車柁柏門柝弧矢之用皆諸聖人之所製也宮室棺槨書契易雖不言何氏所作然稱後世聖人以別於上古則必在五帝而非三皇明矣使聖人不作耒耜柁柏以利天下則天下之民得種稔而不知何物以耕耨收黍稷而不知何物以舂鑿糠米吹剝之間不亦勞勩甚乎况其

謙齋文集

卷一

三

他利用之器尙多也則論者安可不以五帝爲春哉下迨三王禹湯文武之君固不及五帝之哲睿聖神而能反躬以無怍益奚仲伊尹仲虺周召畢榮散閔之臣亦不及五帝之佐之開物成務而能經國以致詳是故三代聖人之矩矱紀綱周爲備而曲爲防者大自井牧封建學校鄉遂養民教士之法而建官三百六十以維持之故上而典則刑禮貢賦之序郊祀朝覲冠婚喪紀之儀用師行役之制車馬服食器用之詳無不經畫於聖人之心纖悉無遺而又必本於克寬克仁之德而令聞以彰基乎關雎麟趾之風而遺謨遂遠當時之民遊其世被其化沐其澤懷其德

莫不皞皞熙熙熾昌廣大樂乎王制之詳審曲當而恢台曠蕩莫之圍也謂之非夏不可蓋王者之治無以異於帝者之治而民生漸繁則民智漸廣王者所以持情而合危者在於法制田里區處詳密以御之使天下之民翱翔自肆而終不能逸於其外故帝者之治以德爲先王者之治以禮爲至各因其時之不同至於體信以達順脩禮以達義者則帝與王固無異也至霸者而有異矣王者爲政皆以爲人也霸者爲政皆以自爲也爲人則公自爲則私私不足以服天下於是假乎仁義之名而挾賞罰以奔走天下而信立此苟卿所謂政令不欺其民約結不欺其與者也而天下亦莫不畏其威服其信稱其仁義焉非眞仁義也假此爲號以爭利利歸其國而天下因得休息遂以爲仁焉當其戰勝於天下而蕭索愴怳之象無日不行於其間所爲似秋也故天下畏其力而終疑其心至於末季則權謀詐力日興恃強肆忿日甚而破國敗家日速於是嚴肅淒厲蕭條慘凜之象有不勝悲懷悵志者此所謂時之冬也然亦大異於天造草昧之時之冬矣此其勢如江河下流不可復返乎非也秦最無道顏師古以秦爲閭位不當四德之序由此推之則凡奮其威詐乘釁據位毒敷四海兵連異域者皆爲閭位不可與帝王同日語其盛矣故

王莽之盜非其有班固亦以爲餘分閏位而唐天寶間崔昌衛包獻議欲唐遠繼漢統立漢子孫爲王者後備三恪之禮至宋雍熙間布衣趙垂慶天禧間大理寺丞董行父咸上書言本朝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爲金德夫厯代德運相承或以相勝立體或以相生爲義自非五帝三王身有其德足以相配者其他皆議論紛紛訖無所定而漢唐宋明則享國最爲長久規模最爲閎遠者也而皆遞厯閏位崛起以興豈有江河不可返之勢乎漢雖雜用王霸爲治不純如文帝之以德化民除其田賦海內殷富雖謙讓未遑禮樂而幾致刑措則在成周盛時何以遠過於此唐

謙齋文集

卷一

五

太宗英略蓋世所向破滅以有天下雖一門之內猶有慙德而能從諫如流以成美治遂至斗米三錢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此豈易及哉宋仁宗之深仁厚澤而享國至四十二年之久聞遺制下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明孝宗之仁儉英明其與二三大臣虛懷訪治班班在史冊中者幾與皋謨說命相上下故升遐之日萬方哀痛凡此諸君其善政遺烈縣之天地間可與商甲戊周成康前後媲美者也謂非清和長養之時得乎哉至若四代開勗之君則漢高帝與明太祖尤爲卓絕皆由布衣提一劍特起一則除暴秦一則驅胡元唐

之取天下非不正而不能正之者也宋則不正而善持之者也惟漢與明得天下爲最正是雖湯武猶有慙德者而漢明獨得其正焉然漢高帝十有二年之間反者數起皆自將往擊日不暇給其於律合禮儀皆羣臣撰次帝固不與也而明太祖臨馭至三十一年之久遣將出師皆奉成算以削平海內故兵鋒所及無不大定因稽考典籍制禮作樂脩舉廢墜凡國家郊祀學校歷律貢舉考績田賦鹽茶軍旅之政皆令羣臣纂輯而宸衷裁定其訓勅子孫臣庶手自成書以垂戒久遠雖承元人貪縱之後治微尚嚴而紀綱法度靡不備具煥然與周官洛誥相表裏謂非清

謙齋文集

卷一

六

和長養之時得乎哉故三代以後得天下者如明太祖之睿智神武百世以爲遺則焉

學論郊祀篇

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之道竅而祭之義深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義顧何以明之哉昔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則前此固不得而論已而自虞以及成周其祀天地之禮見於書詩禮及記者代異其文而後世之言郊祀天地分祭合祭人殊其說世無孔子將何以折衷乎蓋王者承天子民事莫重於郊祀而古之祀天者恆因郊以及社而不因天以及地祇非省文也王者首戴天而足履地則固尊視

天而親視地尊視天謂此蒼莽之中必有神焉以主之者
因謂之帝然親視地藉地而履之而謂此廣輪八極之中
必有祇焉領其人物財用之數其職與天之宰於上者等
則近於鬼道也是以不敢也惟山林川谷邱陵能爲雲雨
見怪物皆曰神五嶽四瀆則其巨者也於是天子皆有祭
而其牲器多寡之數則視三公諸侯之饗餼牢禮以爲則
焉凡此皆所以統於上帝非統於地祇也惟統於上帝故
禮運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曰百神則凡日月星辰
運行有常而爲民所瞻仰之屬下至名山大川邱陵墳衍
施澤博大而爲民所取材用之地小宗伯掌國之神位而

爲之兆無不燎升煙而詭藏體以合享之矣其地分南北
時異冬夏者以神道有陰陽非天職乎上而地職乎下也
神雖縹緲不可見聞其能蒸氣變幻見景昭明則無不統
於上帝也故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郊雖
所以報天天尊而無爲大而難覓其端而垂象莫著於日
月故以日爲之主而配以月日者含陽德以其光照臨下
土者也月則含陰德以合日盈虧遠近異其景光而體相
縮也列星爛爛錯峙森布而日環列歷其次俾民知四時
寒暑焉山川出雲偏雨天下大塊噓氣機相轉旋以及山
嶽之縣秀壯麗水澤之包幕淵深流膏吐利探之無盡鬼

神之奧府也天癘水旱駿奔告禱張載氏所謂六宗無特祀從祀於郊邱濬氏所謂天子躬獻上帝而分官以獻於百神則情不嫌於分而敬不疑於怠固無不可者况典籍所載之禮乃虞夏商周四代之禮今欲合而行於一代祭天之禮有四而又朝日夕月山川百神咸躬親往祭則豈後世天子理萬幾之暇給哉且四代典籍旣言禮昊天上帝則必及社稷而終不言后土地祇雖分祭天地之說始見於大司樂然亦言地祇皆出而不言后土則是河嶽四望無不在其中而后上地祇反不與也且言郊而必及社者何謂也嘗深思其義矣人以渺然一身立於天地之間而天則運清灑之氣穹隆而覆乎其上日月星辰雲雷風雨暄潤動散旁羅而不能外也人仰而無不見之敢忘其所以報哉至於地之幅員則甚廣矣八荒非人所居九壤之內皆可車轍馬跡遊焉必至其地而後能知其山川必有其地而後可主其山川之祀也三代以前天子之地南不踰大庾之嶺固不知南方之有漲海也東方之海則固其所知矣故禹貢於青州而識之曰海濱廣斥於揚州而識之曰島夷卉服况其墟又四瀆之所咸入乎然天子東巡狩向洋望若睹波濤之溟漭而不得祭渤澥則以海道非天子之所有故也且今之論又不在此今之天下固東

南際二海咸遣官往祭矣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海爲百川之所灌注而不加盈吾固知非公侯之所得而匹也思以致隆大神韓愈有言固不得虛王爵而不用己雖明革其王號而祭必用其儀海之神而用王儀以祭則夫振四海而不患尾閭之洩者惡得不極舉其儀崇之一如帝乎上帝在上而崇之一如帝是二尊也不可於是又以其爲財用之所自出有資生之義而稱之曰母德曰富媪則亦言地之德耳其神固在冥漠幽渺之中雖祭之者不能必其情之所向何由覩其貌之所圖乎且海嶽皆爲地祇而今廟貌所傳盡男子豈后土亦爲地祇而其神遂可指

謙齋文集

卷一

九

之爲婦人同在冥漠幽渺中而昭明森布灼灼可睹如此不可且夫天陽也地陰也陽之德施而陰之德受天地網緼則萬物化醇有夫婦之義焉天子立其閒以父事天以母事地無不可而獨以天之神與地之祇爲夫婦使其食則不可此古之天子所以不祭地而祭社也祭社者祭地也謂之社者記所謂用以神地也天尊而不親故郊之祭惟天子得致其誠地載萬物親而不尊非惟爲諸侯之所得咸祭而大社國社亦教其民美報焉故郊特牲曰惟爲社事單出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惟社邱乘供粢盛則是國人無不與也土人之所履也穀人之所食也故社之祭

國人咸不得外焉天子大社必使之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正與郊之掃地而祭者等地之積塊輪袞廣矣不知紀極而於民之所聚以血祭社見取材之功焉天之積氣旋轉太虛幽元深窈不可察也而於郊天之祭主日配月因其所明以通廣大冀以得神之來享也此古人制祭義之精也山川邱陵諸神無不統於上帝社亦統於上帝也後之儒者不察乎此而疑舜之受禪徧告上帝百神而不及地祇武王克商柴望告武成亦不及地祇以爲言天則地必在其中古之人盡合祭及攷周禮之書則圜邱祭於冬日至而牲牢器幣樂舞皆從陽數方澤祭於夏日至

而牲牢器幣樂舞皆從陰數求盡其儀以邀神至則是天神地祇悉分祭主合祭者以一歲之祭先地後天爲非主分祭者以夫婦同牢近於私媾爲舛至如宋之以優賞蔭補費多難行而作輟者又所不論也迨明太祖之興始從分祭後復斷自宸衷行合祭之禮凡六宗山川羣神皆爲壇以從祀因周禮大宗伯所載神祇而益以雲雷鎮海帝王太歲諸壇且建大祀殿以覆於其上正歲之吉天子躬祀天地以仁祖配享分命羣臣獻二十四壇其後並以太祖太宗並配至世廟嘉靖間復遵初制分祀天地壇而不屋且止奉太祖獨配又建朝日夕月因歲剛柔間行禮其

祈穀大亨雖始行終罷而雩祭則無常儀至神廟而行步
禱之禮太社太稷山川神祇諸祀或躬行或遣官禮制無
定煌煌鉅典今爲一代之舊法矣嘗深思之而知其與周
公之制周之典禮無不脗合也虞夏以來郊天祀神之禮
至秦而籍盡亡至周而禮愈蹟籍盡亡則欲稽之而虞盡
失禮愈蹟則欲統之而恐難同禮至周雖玉幣衣裘醢醬
之微不勝其紛况祭與戎事之最大者乎而周公則分爲
陰陽以包舉之本乎天者爲陽本乎地者爲陰天神陽也
而祀陽神於陽始至之日奏圜鍾爲宮之樂以舞雲門至
六變而曰天神皆降則自上帝五行之帝而下日月星辰

謙齋文集

卷一

十一

司中司命司民司祿風伯雨師諸神以及寒暑四時之屬
無不爲壇以從祀蓋可知矣地示陰也而祀陰神於陰始
至之日奏函鍾爲宮之樂以舞咸池至八變而曰地示皆
出則自社稷五祀而外五嶽四瀆山川澤邱陵墳衍之
示以及四方百物之屬無不爲壇以從祀蓋可知矣旣從
祀以統於同而又專祀以別其異旣神南就陽示北就陰
而又南以騂犢北以黝牲南以蒼璧北以黃琮南四圭有
邸以事天北兩圭有邸以祀地而又神南面者君北面示
北面者君南面何其義之周而禮之辨乎則以祀者聖人
之所重也故獻神禱神牛有二禮神祀神玉有二不疑牲

幣之繁且瀆者凡以重祀也重祀而不及后土者何也諸侯非其境內山川則不得祭四海之內非天子所及履者廣故祭社而不祭地於此見聖人謙抑之懷焉社稷五祀及四方百物則下逮大夫雖庶民之賤無不與焉者何也庶民之社與王侯異日游其閒爲其事不可忘其功且此又以息民也有事於上帝掃地而祭之不屋者何也天子以人事天惟以貌相覲不敢謂神相接故見天而祭天不欲飾也配以后稷者何也以人接天無主不行因后稷以爲之主亦以后稷岐嶷播種有粒我蒸民之德足以配天也公固於此重本始焉祭牛之角必繭栗者何也貴誠也

謙齋文集

卷一

十二

以人事天極天下之物不足將其誠故尚質以示內心之敬匏陶藁鞮疏布素車皆所以因其自然也角繭栗則無牝牡之思誠也元日祈穀於上帝者何也爲農事而祈不可不以神相接故於上帝有請焉國以農爲本也孟春元日有所則先地後天之說不得用以相譏矣仲夏雩帝者何也爲農事而雩國以農爲本也久旱時窮人力盡則吁嗟其聲以雩之非久旱則不雩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何也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以義起之亦以文王亶亶不已之德陟降帝之左右故用以配上帝也冕璪龍袞執鎮玉以鬱鬯明禋致外心之飾焉昔之儒者固深

明其義矣郊而曰天尊之也於冬至萬物之始竭誠以禮
天故壇而不屋而配以后稷主后稷以尊天而正以尊后
稷也明堂而曰上帝親之也於季秋萬物之成備禮以祀
上帝故屋而不壇而配以文王因文王以親上帝而還以
親文王也於穆炳煌有周一代之禮縣以示乎天下進退
損益百代以爲章程矣

學論廟饗篇

廟何昉虞書受終於文祖廟所昉也朱子曰文祖者堯之
始祖則黃帝乎死而民畏其神百年此廟之所由立與及
後讀商書咸有一德之篇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其言隱

謙齋文集

卷一

十三

而彰而昭穆祧毀之法皆可於此由繹焉其法非始於商
也而其制莫詳於周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祭法
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者中下士也適士者上士也自
上而下降殺以兩士之類夥故爲二法以盡其變廟數之
見於記及春秋穀梁傳者大約如此而皆以始封者爲太
祖三代以前固無匹夫崛起如漢高帝明太祖者諸侯之
世有功高德邵寢熾寢昌如化一國爲九有者亦必以始
封之君爲太祖謂之王業所基不可泯也如商契周稷是
已乃七廟之制則晉孫毓所稱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

爲門垣太祖在上左昭右穆差次而南廟門南向故南面而分左右以爲昭穆焉而主在廟中則皆東嚮以別有門垣故昭不見穆穆不見昭得以自全其尊也禘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入而列於兩牖下而惟太祖東嚮故東面而分左右以爲昭穆焉而太祖爲最尊古之人固以東嚮爲尊也故田蚡自以漢相尊坐東嚮而坐其兄蓋侯南嚮後之人重南嚮故明太祖之主盡南嚮雖祧毀廟所以藏主亦必南向太祖不遷餘則親盡而遷舊主遷而新主祔亦各以昭穆之班祔於班之南廟南廟之主以次遷於北廟而親盡則祧而藏於西夾室太祖東向以其後爲夾室故

謙齋文集

卷一

十四

曰西焉祔昭則遷昭祔穆則遷穆昭親盡則祔於昭穆親盡則祔於穆其序不可紊也然必兄弟共爲一世而後不紊不然商陽甲庚盤之間唐武宣之際其昭穆固盡紊矣親盡而祧將不祭乎非也三年大禘則毀廟及未毀之主皆陳而合食於太祖之廟此王者之大祭也而禘之祭爲尤大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也古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先儒以爲先王報本追遠莫深之重祭也自商以前言廟享略而不詳而必以周爲準而周之廟享見於書詩禮及記者又因漢以後儒者辨其得失而益彰焉而漢儒惟劉歆之議爲得歆曰七者其正法宗不在此數

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故殷有三宗由劉歆之說以推周當武王之初后稷居太祖之位下及親廟四及武王克殷五廟變爲七廟於是取旣毀之高圉亞圉復祀於廟而追王古公亶父公季以及西伯焉以太王肇基王迹王季貊其德音而文王秉徽柔懿恭之德精一不已以奄有方夏也迨至後世文王親盡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武王親盡而更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以文王武王之異德殊功崔巍融朗昭布天下不可毀也雖然以公劉之賢克篤前烈而太王王季之德比文王以無悔以視殷之三宗亦庶乎其不怍矣而其廟猶毀者則以三君皆諸侯也

諸侯而有不毀之廟以擬於天子則肆其情以上僭固先公之所不敢出也故魯公伯禽之有文世室武公敖之有武世室君子以爲譏而文王雖亦諸侯而誕膺天命四海無不畏力懷德駸駸乎已有天下之勢此文王之世室與武王之牧野詰戎兵以肆伐而六服無不承德者同爲百世不毀之廟也至其四時之祭則祠禴嘗烝不數不疏最可行已然春而植祠而復禘於夏秋冬者何也爲天子節勞也其植祠於春者何也子孫各以孟春致孝享於祖考而九廟之主亦得各據一廟之尊以下臨子孫臣庶也祖考神靈雖云在廟而縹緲恍忽莫知端倪降必自至覓則

無從古之人既致齋極其誠思如或可見矣而不敢必也於是發而陳其所藏之器啓而張其所遺之衣牲親牽而省其備膾尸親妥而使有憑依而乃潔其五齊進以三酒腥其解爛其餽飾其犬豕牛羊品其簠簋籩豆絲哀竹濫交作於下祝孝嘏慈頻詔於旁庶神靈之來格乎古之人固有尚氣者矣亦有尚聲臭者矣方其始也滌蕩其聲鬯合鬱以灌蕭脂合黍稷而炳之神乎徜徉至與否與設祭於主索祭於祊然疑近疑遠終不知神之所在也一廟如此則九廟豈彌月所能竟乎故植祭於春而禘祭於夏秋冬所以節天子之孝思也春所需物無不彙秋冬所成以上獻奚患不備哉天子曲盡其孝思於各廟之尊則春祠爲尤重矣若夫禘禘之禮則大宗伯所謂以肆獻裸享於先王者禘禮也以饋食享先王者禘禮也肆獻裸饋食在時祭之上而追享朝享間行於時享之間追享者禘也朝享者禘也古者喪除朝廟合羣主而祭焉故禘謂之朝享踰年又禘其祖之自出故禘謂之追享自此五年而再殷祭三年一禘禘者諸侯之所得爲也禘則天子之所獨行非諸侯之所敢爲也猶之大夫之不敢禘勞見知於君請而許之以千禘及其高祖而已三年之禘爲毀廟之主而設也而因以及未毀之主若禘則其義更深矣昔周以后

稷爲始祖有周之邦所由啓也非不欲祀帝嚳義不敢也而姜嫄爲帝嚳之世妃以誕育后稷周人旣爲立廟而奏夷則歌仲呂舞大濩以享之矣而周公復作詩侈其非人道而生不圻不副以及牛羊腓字飛鳥覆翼之異故能粒烝民而配上帝乃一旦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也夫然則固非無人道而生而詩所謂履帝武敏歆者履帝嚳之武也於是肆獻裸以享帝嚳焉然而周旣有天下終不以帝嚳爲始祖者何也跡所肇祀祚由后稷手腓足胝黃茂之烈緒不昉於嚳也乃後世有興築峻宇邃室輪奐雄麗稱太清宮以奉所謂元元皇帝稱景靈宮以奉所謂保生

謙齋文集

卷一

七

大帝者何爲也哉善乎明太祖旣得天下惟立四親廟以祀德懿熙仁四祖此其睿智有獨絕者也善乎明世宗之祧德祖而奉太祖居寢殿中爲不祧之祖此其明斷有獨絕者也後世之得天下與三代以前之世神聖賢智者異彼后稷之在當時帝嚳之子少昊之曾孫黃帝之五世孫也然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而不上及少昊黃帝者尊親自近者始故遠有所遺也豈若後世之得天下遠無可溯近莫可宗乃命有司撰次以爲源流所自如曹魏之於虞舜宇文周之於神農者况冥漠幽渺稱之而無其人如聖祖者乎此高皇帝之所以不作符命上無

所援惟崇四代以待後人以其上不可知而子孫之傳無窮也此世宗之所以深鑒當代崛起無因四祖迭毀敬心得展以德必因業而彰而身潛者無可追也此其說雖本之唐陳京王權宋韓維董弅諸臣所議而默契於心毅然不惑則由於聖學之深粹也獨其所建世室以奉成祖居之下及羣昭穆廟各有門垣以次而南統於都宮者未久而罷爲可惜耳後世自吳闔廬秦始皇而後漸隆邱墓多其瘞藏封高五十餘丈柳周五里盛爲機械以防未然而發掘愈速至其寢廟之制則漢明帝務自抑損遺詔藏其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者章帝不敢有加魏晉循之而

謙齋文集

卷一

七

同堂異室之制遂傳至今千七百年而終不能革邱隴所以掩體不宜後而後之寢廟所以奉先不宜儉而儉之劉向有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以桑粟爲主而安范金作主而屢失之雖其身有天下而已然矣况易世哉乃明之廟制則合於古者多矣列高祖以下四廟而上無所援及廟數昭穆已足而四祖在太祖之前非王業所基前以世近而情宜摯後以世遠而禮宜遷又於南郊革前代所稱太一感生之類惟祀昊天上帝而以太祖配享非識之剛健明決何能白黑析別至此所配享親王四壇則太祖旁殺諸親族也小記所謂無後者從祖耐食者也功臣

十有七壇則佐太祖成祖咸劉靖難奔走禦侮諸臣也禮
所謂祭於大烝司勳詔之者也題列坐位文不稱主齊永
明間謂同設板是矣宋蘇軾等請以韓琦曾公亮配享英
宗富弼配享神宗而明之列宗無聞焉則廷臣之失請也
古者廟藏主而寢藏衣冠几杖之屬祭必於廟而薦則於
寢而明則設奉先殿於大內以展其孝感慕悅之誠而凡
獻羔登魚以及節祭盡歸之古者忌日不用蓋心舍餘悲
不可歧用非有薦也而明遇諸陵忌日遣官詣其陵行禮
而天子悲哀興思御淺淡服以視朝矣唐有寒食上陵之
禮而明則歲三舉行或遣親王或遣駙馬都尉主其事矣

此皆斟酌百代以成一代廟享之禮以廣孝思以範來禩
獨是都宮之制由漢明帝而失者迄今千七百餘年而不
能復一復於明世宗乃未久而旋失也豈非以九廟異地
禮非一舉樂非一奏則一日不能遍歷也日享一廟而祭
前視牲祭後復釋則又彌月莫能旣也事有難行禮從而
變使遣親王視牲太子釋祭春而牲享九日而九廟已遍
歷矣其三時則固祫也合萬國之歡心以相天子肆祀駿
奔廟堂肅承禩禴而九廟同堂異室不得自據一廟之尊
則當特享之時旣褻且厭何以示天下崇事祖考之壯麗
哉昔光武起自匹夫誅夷王莽以取天下名爲中興令主

實與勦業同符則雖遠祖高帝文景下及春陵侯以下四親崇而祀之以爲七廟夫豈不可乃一聞張純戴涉之言遂祖文宣元別爲四親立廟羣臣奉祠張齊賢有言天子絕期喪安得宗廟而有伯氏之稱乎世宗入繼大統而伯考廟考興獻王而宗之迎主入廟則天子篤孝於禰之過也

學論禮制篇

緣禮之所自始古之人以爲始於飲食上古之時無黼黻之利取黍而燔之生擘豚而炙之以火其事最爲簡要是固威儀之所不及施而法度之所未能治者也迺古之聖

謙齋文集

卷一

二十

人以爲禮之所自始荀卿子曰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防之然則禮者先王所以禁天下之爭爭者始於欲人之欲無不萌於飲食之間而莫大於男女之際二者以爲性則雖聖賢莫不以此涵之於中以爲情則雖極天下之蠢愚皆能放蕩淫佚而莫之檢其事則又人類之所以繁而不可遏絕先王於是制爲飲酒之禮取六畜五牲八珍百物以爲味而無酒以和之其氣不行聚君臣朋友宗黨姻亞以爲好而無酒以接之其情不洽酒也者所以合天下之歡者也而天下爭鬪倍畔之端又往往因酒而起先王立爲賓介制爲升降

盥洗酬酢之儀繁而不殺上自朝廷聘覲燕勞下及州黨賓射蜡臘大而舉獸尾告備舉鼎鼐告潔以有事於寢廟事畢而行神惠以飲酒今讀周禮儀禮戴記諸書其於祭祀饋饗之時舉天下之人徬徨周浹奔走拜起以跂及於禮而無其暇若此者所以制爭鬪倍畔之萌於蚤也若夫王及后世子之膳羞既眠其時而異其用又計其膳與黍稻之所宜而辨其腥臊羶香之不可食其職掌於膳庖饗烹之官載在周禮以見臣之所以事其君而其製飲食之方又纖悉無不備具於內則之篇雖後世郇公越公侈於味所著食經今不能傳要亦無能過此豈三代以上所製

飲食比後世豪奢之俗加詳哉蓋內則之文其大端皆子之所以事其父母天下未嘗有無父母之人則饎爨之法夫人而不可不審以稽之也忠孝之事其精者極於飲食之間而禮爲其緣始者微妙至此至於因男女之欲而制婚姻之禮婿親迎受婦於其父母御而歸親之也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揖以入賓之也賓之者辨夫婦必以謹其始親之者身與之齊期不貳也非女平生知識之人一朝受命於父母而身往焉齊之而於其家也雖兄弟猶閑之雖旒栒巾櫛之屬猶閑之故禮者所以坊民之情於微也制其欲於始範之以儀坊其情於微執之以敬施於四國

無一非道德之光華矣。今夫敬者禮之幹也，和者禮之榮也。義者禮之權也，度者禮之節也。禮非幹不立，非榮不敷。非權不昭，非節不制。而又精之以忠，守之以信。此禮之所以百世而無弊者也。天下聞樂而悅，懌者有矣。見禮而有不瞿然驚懼者，也。强者畏其檢弱，者蹶於趨。厭盤旋辭讓之繁，而安於簡陋，辨多，少，隆殺之數，而眩其廣大備犧牲鼎俎之陳，而多所要求。愛黼黻文章之美，而遺其和敬。秦火之後，大道日漓。禮書闕殘，學士不守。漢興，諸儒始得脩其經學。叔孫通草繇，叢之儀大抵襲用秦故。自是而後，因革舊典，代各不同。莫著於唐之開元，禮宋之開寶。通禮至明，而詔舉天下高潔博雅之士，損益百代以成定制。集禮等書，斑斑一代鉅典矣。余嘗反復誦古今禮書，而知先王之禮之不可復也。學士大夫不能深思以漸，掇弊而務尊朝廷，而其君甚疑臣下之僭思，以絕其端。故後世所陳禮儀，率多尊君抑臣之法，其究也僭竊之端不可絕。而上下之情不通，至於州黨所循習之禮，既非先王之典，復異當代之制。其中雜用婦人女子佛老之說，習久成風，牢不可破。間有一二搢紳先生，慨然復古而失禮，既久徒駭聽聞，或辨之不晰，惑於歧說，無所折衷，或爲流俗所牽，學無所據，不能純合於古，或銳意復古，未久而衰，重入流俗，以爲

一世非笑夫流俗之失繇上失之也朝廷每有一二任情
違禮之舉大小臣工合辭以諫而不聽則天下有以窺上
之微矣何以訓天下成俗使日率游於先王之禮而無淫
奢凋敝之失乎且夫禮不可違乎古而亦不可泥於古也
記曰禮時爲大夫時謂時而法者也使時而依於法以不
悖則衣服器用何必尚古之形模膳羹酒醴何必倣古之
制度始終本末何必用古之文理進退奠灌何必依古之
次序朝廷之禮取近代之制以酌之周官而不襲其跡鄉
曲所守本家禮之文以參之儀禮而盡去其尤夫禮固有
在先王極情文之至按當代之風軌而不合者矣亦有以

謙齋文集

卷一

五三

今日揆先王之義而無訛較古人之器數而大相逕庭者
矣是必上參往聖近接來今習之郊廟而卿大夫不以爲
瑣行於委巷而鄉老不以爲怪斯爲善物也然其本固在
據九五之尊者矣嗚呼天高地下君臣位焉臣與臣同事
一君而爲僚友君與臣交臣與臣交而爲賓客君與臣咸
有所受業之人而爲師儒此則皆以人合其體最嚴而情
易隔其道最廣而易踰於此舉貨財飲食以行禮接之
以恩閑之以義使措施之閒不至惰慢斯已矣陽施陰化
夫婦立焉遞相承而爲父子推同姓遞遠之而爲兄弟推
異姓遞遠之而爲甥舅此則始以人合終以天合其養愈

安其情愈褻其處愈近其望愈奢於此舉貨財飲食以爲
禮儀之加於貴賤有等恩之周於長幼不殊使澤之下流
無不普徧斯已矣嗟乎自古至今未有不以貨財飲食爲
禮者也此貧賤之士恒望禮儀而嘆其盛以爲不可冀及
也

學論災祥篇

古昔有識之士於國家興廢之間未嘗不慨然於妖祥之
先至而後之儒者必欲以人事定之夫興亡繫於人事固
也而其先必有妖祥以見其端懼災而修政者處高得以
無危也因慶而自滿者厥基所由挫削也立德未足稱於
謙齋文集

卷一

十四

天下而好爲誣罔遇殃無消滅之術而禁人不言衆譽盈
庭傾敗日相繼矣是以君子言災而不言祥非祥無其徵
獨災有其象君子密勿祇畏之心見災而皇然自省清蓄
備之無時見祥而退然不居恐細行之難累此福之所由
集而異之所由安也閒嘗讀古史見上世龍馬神龜屈軼
冀茨萑蒲朱草銀甕山車甘露醴泉之屬不可勝數未嘗
不嘆聖人之德如天地日月天下之民望之昭然就之無
不洽和氣之感善祥駢集固其宜已及後見漢晉唐宋五
行之志其中所載三光錯行陰陽失節以及風雷雷火山
移川湧之類脂夜虹霓之怪服飾歌謠之妖鷄豕犬馬之

禍介羸蛇魚之孽相去數百千年觀其簡冊未嘗不瞿然
有身危國削之憂欲究其變之所由生而不可得傳曰和
氣致祥乖氣致異氣之和也必非一善氣之乖也亦非一
惡以善積善其善乃大以惡積惡其惡乃盈善大無瑕惡
盈有豐莫高於天而垂之光怪莫靜於地而示之震裂莫
無知於草木而妖氛脅物而變莫無情於水火而流水變
色或兩水相鬪災燔宮室園殿鐵銷上飛莫細於羽毛鱗
介蟲豸之屬而乖氣爲應變怪繁夥不可名指援其所發
微之於人或小而合大而不合略而合祥而不合遠而合
近而不合直指而合旁引遷就而愈不合天人相喻之際
謙齋文集

卷一

五

其端甚微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盡知也世之儒者乃欲指
摘人事立爲占驗其學近於讖緯數術其說支離割裂皆
不足以語於大道蓋天地之間一陰陽而已矣人主以動
靜與天地相推盪因其靜而蘊於中人之所不及知動而
施於政天下郡國之所共矚者而陰陽之氣吉凶各以其
類應焉象之著莫大於天地日星氣之感莫速於風雨寒
暑害之臻莫切於水旱螟螣聖人以德格天地日星以事
序風雨寒暑以制防水旱螟螣其他木石垣屋鱗介蟲鳥
人疴人化變幻蠶午不可究極或關人或不關人在上世
之所必無者皆季世之所必有者也人主畏天之譴夙夜

祇懼克敬克謹雖遠而以為近雖微而以為鉅雖縹緲恍惚而以爲深切著明今夫海內變怪紛紜錯亂或因德而轉移或已銷而復起推而知其所感之由則修其事推而不知所感之由則慎其德若以季世德薄諸異無由閉絕則日益增修而已矣學者省己無事不在尤悔之中人主事天無日不虞禍亂之至不以虛談化災異故災塞而祥興不以忌諱保禍殃故殃除而德立也天以譴告而出變怪以扶持而集休祥三代以上之聖人嚴於尊天慎於檢過勤於敷化順於從時陰陽以和災害盡息變怪既無其徵休祥必有其象乃孔子作春秋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言災而不言祥而後世董仲舒劉向之徒復踵其說以爲五行傳志其載之於書者盡皆變怪之事自今言之若爾時無一休祥足書者然則帝王之興其倣儻之軌迹無有一可驗者耶且夫天下之休祥固有燦然衆著者矣兩國戰鬪其行軍之勢若箕之張河之決鶻之下而大將居中以制其變奮稍注矢不可禁禦倏忽勝負莫覓端倪猶有梟鳴鷹集以爲破敵之符閭閻事之微州縣職之卑文章藝之曲方其事有所成職有所轉藝有所傳猶或心感神應見於夢寐以爲徵寫諸蟲鳥燈火花木衣服林墓之間以致其巧或大而遠兆乎寰海或細而近萌於飲食身不

可堪心爲之動又况帝王之興或由諸侯或由匹夫其所傳聞嘉祥靈契白鳩丹鳥蛇斷冰合之屬雲彩光耀曼羨鬱葱其符瑞豈可盡誣者耶然而春秋以及五行傳志書此而不書彼者則聖賢慮天下之患之深也今夫禮運所稱麟鳳龜龍豈非治世之芳烈也哉乃後世治不及古四者多有焉此何說也耶今夫鳳凰神鳥也明王之治上感天而後至何以桓靈之時翔千仞而來下麒麟仁獸也王者不刳胎割卵而後出於郊何以石虎之凶暴而得係之以駕車龍之爲靈人不能測其變化之所至也而可擾畜飲食惟孔甲之時蒼生百莖神龜守之用在旣死迺灼其骨生而汎乎江湖不可得而寶用也然上世有此乃見光澤下世得之無益聲明雖古今異宜何以上世得一而蒙福下世兼有其美而仍至危亡也是在宏覆以德矣嘉瑞之物爲聖人生聖人不作而天終不絕其類或在中國或在海外飛覽游行必有其處因其集處泰然自奢而無德以據之此易所謂負且乘致寇至者也曾何救於危亡哉古之聖人非不用天下之物而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天下之物莫不咸得其所感其仁懷其智故麟鳳游遨於郊極不卽去龜龍藏於淵沼安其室居不爲无妄之求故雖寶蓄著龜不用以卜此則至治之極也變怪因政而致則疾

修德以敬天之威休祥應德而生則益爲善以報天之意
後世君臣當變怪則心懼而無救弊之術睹休祥則心喜
而無答貺之誠以天下國家之大而玩情鳥獸草木之微
以自娛悅謂可多歷年所以肆其侈靡淫慢之心如是則
國之興廢不係其德係其瑞而已矣如是則漢桓靈趙石
虎之麟鳳且與周室之赤烏白魚比隆而蜀王衍之時麟
鳳龜龍騶虞無不備焉者其子若孫雖至今存焉可矣夫
元正統至正之間變怪疊見有前古所未聞者而元以亡
而王衍之時四靈騶虞無不盡萃其國而蜀曾不足以圖
存然則孔子之作春秋言災而不言祥意其在斯乎意其
在斯乎嗚呼後之人君當災祥之至思以凝其祥而弭其
災者鑒此可以自知矣

謙齋文集

卷一

天

學論律呂篇

雲土附註爾雅律謂之分註律管所以分氣疏律一
名分候氣之管也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呂助也言
爲法也鄭云律述也述氣之管陰管爲呂呂助也言
宣助陽氣又陰律稱同言與陽同也總而呂之陰陽
皆稱律故月令十二月皆云律中是也以其分候十
二月氣故又名分

鴻荒之世民生蚩蚩不相匡扶無以自濟聖人首出制義
飭材輔其不及神靈幽贊功化明著上師乎天下師乎物
河出圖因以兆易洛出書因以陳範此師乎天者也見螺
而作戶見轉蓬而作車見蛛絲而作網罟見鳥飛決尾而

作舵此師乎物者也若夫鳳凰來鳴節節足足聖人聞之律呂間作不師凡物而師神鳥不師其形而師其聲所奉命承教者最奇而功之裨益天下最大以無形之物入人之肺腑最深也而聖人之智覓絕天下矣今夫鳳凰大鳥也其至無時使其來至海鳥大如牛馬繞而從之者以千百數非人得親使人得親兩鳥相向而鳴何從辨其鳴之雌雄乎迺黃帝使伶倫取竹之竅厚均者於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寫鳳凰之鳴以爲黃鐘之宮因是以定五聲以制十有二律此其故何也前此者有樂矣伏羲作扶徠神農作扶持當時無紀三平六之義娶妻生子之法不過

謙齋文集

卷一

五

考鐘伐鼓吹竹彈絲而天下和樂自黃帝造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其法隔八相生律下生呂上生下生者三其數得倍而虧上生者三其數得四而盈繇黃鐘以及仲呂莫不以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七者旋相爲宮焉此制一立造樂者世奉以爲規矩歷少皞顓頊帝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聖人不變至秦火而法失傳後世明算之士操六觚而不能稽其數宿悟之人握八寸一分之管而不知吹中何律也豈樂學深遂淺識之上保其殘匱不能推明其說歟何究樂學者之少也三代以上聖人明其義樂官守其器三代以下賢者皆能究其義而非聖人不能

制其器故樂學絕也三代以上聖人在下察其官不察其音故官守其器而弗失三代以下賢者在下不能齊於耳而能齊於書迺欲以書齊其器而樂學紛也雖然吾嘗聚古今言樂者之書而折衷其說焉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此言聖人於樂能求聲氣之元則微妙者無勿見也迺聲氣之元則難求矣劉昭曰吹以考聲列以候氣世無神瞽之耳而欲吹嶰谷之管以攻中聲非所能及也則不得不舉黃鐘長短不齊之律稽之算術以錯綜其變矣太史公曰黃鐘八寸十分一班固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繇此之義

謙齋文集

卷一

三

起十二律之周徑夫八百一十分者積方分也空圍積入百一十分而十其廣之分以爲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廣則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二釐八毫胡瑗之說固不誣矣其曰起十二律之周徑則十二律均此周徑無廣狹可知也以此周徑之管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可以作雲門咸池六代之樂格羣神而致百物矣而必參之十有二辰積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之數者錯綜乘除無不咸合而其算始爲精密也以八寸一分之黃鐘而爲此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之數史遷所謂生鐘之分者是矣前置

一而以三積之歷十二辰以得黃鐘之實之數後置一而
以倍以四析之歷十一律以取黃鐘之積之數也辰之所
參以三而積則其下之所析以倍者三分所生而去其一
以四者三分所生而益其一也八寸一分之分數少而諸
律多空積忽微則或強或弱而有畸贏難盡之算故必爲
生鐘之分以積其數積其數者乃所以析其數也累積累
析以盡其變而後畸贏難盡之算無不可悉入也累積累
參十二辰所得之數其勢固有不得不積者矣大呂夾鐘
仲呂三呂之倍其數也呂陰律所以助陽而三者皆居陽
位得陽氣而盈故倍之又樂以半律爲子聲三律不倍則
全律已短析其半而仲呂所存一寸六分不可以吹故也
律下生呂上生三呂以倍而濁然皆呂也呂覽淮南鴻烈
迺以數之多寡亂生之上下不亦乖刺甚乎八音歸於七
始七始効於十二律十二律統於黃鐘黃鐘者中聲古之
所謂聲氣之元者是也其體至尊不爲人役黃鐘爲宮則
徵商羽角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班固所謂同心一統之
義也加以二變而應鐘蕤賓之中有空積忽微矣故蘇夔
以二變爲非先王之法而陳暘之樂書欲辨四清二變之
奸而并去之亦一說也乃予以爲有十二律之子聲而四

清聲可以不用有五聲而二變聲不可不用樂之有子聲何也樂以順應者也旋宮之法大者爲君細者爲役而調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黃鐘之管長能役人而不役於人林鐘爲宮則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宮清而徵羽濁應鐘爲宮則蕤賓以下爲徵商羽角四聲皆濁嫌於陵君必減半爲子聲始能成調蕤賓以下爲宮則將以漸而役及黃鐘矣黃鐘君也固不爲人所役又其所積之數有畸贏不可分半而仲呂又以有不盡之算而律已窮造律者因其窮爲法以通之以轉生黃鐘以下之律或用其全或用其半而後清濁高下參差不齊以律平聲和而不犯若四清聲則

也迨夫乖音欲離已放未返流漫難收激情愈遠非此二
聲爲之彌縫何以知五聲之尋變無方哉此律數九九八
十一爲宮至六十四爲角而有三分難盡之算造律者復
爲法以通其窮而生變宮變徵之聲惟不比於正音故淮
南鴻烈謂之和繆然樂實藉以相成不可不用其法者也
若是者因末以攻其本而所謂聲氣之元者庶可求乎古
之人求之於準求之於通求之於均求之於秬黍求之於
銅玉尺求之於銅斛求之於銅望臬求之於御府銅竹律
聲不可辨器有其狀前人謂是後輒相非迺元定欲多截
管更迭相吹以定中聲所在雖多截管極長短不齊參差

謙齋文集

卷一

三

之致元定固不能自吹也必將使人吹之非惟使人吹之
又將使人聽之使瞽曠聽之則以淡者爲中聲矣使瞽涓
聽之則以靡者爲中聲矣世固無瞽曠而不無瞽涓也復
何術以塞涓之耳而甯曠之聰乎史遷劉安京房劉歆杜
佑所傳之論以訂正其失著書辨析議論雖日繁舉器攷
求音韻每不協是以好古之士爲肄業之工所笑而不自
知也夫以今之樂器布指彈擊以尋八十四調旋相爲宮
之法莫近於琴以元定之精於律呂而朱子譏其不能琴
吾固知雖多截管猶不能吹不能聽也元定亦知世之人
不能以耳齊音之高下欲假候氣之術以驗中氣而定黃

鐘之管三重之室每律從其方位以置木案之上埋之於地實以葭灰覆以緹素律管長則氣先至律管短則氣後至然氣之應早晚固有不同灰之飛多寡或以各異古人用此有不盡驗者矣論者以爲治地疎密或未勻管之竅厚均者以法治之或未盡或又以爲小雪與日長至所隔僅匝月而候氣之管一九寸一四寸六分六釐豈長短殊絕至此而能責以必效乎然則管之是非固有終不可定者在耶乃北齊神武霸府參軍信都芳指天語人以孟春之氣至而無不驗則又何說焉陳仲儒曰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此言天之生人稟性各異則效

謙齋文集

卷一

三

之於地固不若效之於人者之明睿日益新也世有奉詔定樂歌工私減銅劑而弗知者亦有方食論及聲調取食前器以箸扣之無不諧者今天下無神瞽伶倫之儔得萬寶常信都芳若而人與之候氣而攷中聲焉中聲庶可得矣一方無其人博以求之天下焉一世無其人遠以俟之異世焉奏太樂之鐘鼓黜其淫放之聲以享郊廟之神人俟異日審音之士取成該之所積與定銅律之清濁嗚呼古今之士無不剛果自用雖微妙之律呂皆思以一己之見格天下不齊之議而定於一是故一律也而所演之多少不同一管也而長短不同一管之周徑也而大小不同

一相生之法而隔七隔八甚至隔九術各不同或以尺起律或以律起尺累黍之法或以縱或以橫或一米之黍或二米之黍或曰古律截嶰谷之竹管以竹或曰銅爲物之至精皆以銅或曰陽以竹陰以銅或曰周黼漢斛可據或曰不可據爭辨往復議無所定或已製器或未製器而所製之器率非和雅之音在漢元帝時京房作準以代律至元和間而天下無曉以準調音者至熹平間雖於舊藏得其器而終不知所用夫聲音之道不可言傳有其器猶不得傳况無其器者乎宜天下賢知之士爭強辨疾訖今聲相喧也所謂不能齊於耳而能齊於書者也如以書而已

謙齋文集

卷一

五

矣則史遷之書簡而奧班固之書要而該而蔡元定之律呂新書其最淵深明著者矣

謙齋遺集卷之二目錄

政論水利篇

政論盜法篇

政論賑荒篇

政論茶稅篇

政論民俗篇

政論刑制篇

政論錢幣篇

謙齋文集

目錄

卷二

政論水利篇

政論盜法篇

政論賑荒篇

政論茶稅篇

政論民俗篇

政論刑制篇

政論錢幣篇

謙齋遺集卷之二目錄

謙齋遺集卷之二

蕭山蔡仲光大敬撰

族裔 震甲雲士編纂
應鳳小汀校刊

政論水利篇

草木皆資水以生者也况禾黍之爲物初生甚弱長而相扶雖耕耨惟人必函水以爲居脆者得水以爲堅槁者得水以潤境者得水以肥虛者得水以實水患其少亦恐其多烈日相暴冷風時吹水盈畝間禾乃扶疏且此固民命之所由係者也治天下安可不講水之所以爲利者乎今天下縱橫萬里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北方於五行屬水

謙齋文集

卷二

一

而多土南方於五行屬火而多水天之所以制其盛也王者法天以治天下固宜輔所不足洩其過盛北方彌望平臯水泉不繼而能使微津細液流濫田間而粟以生南方迴繞頽波奔注不測而預爲增堰設閘啟閉水際而粟因以不死則古人制之善也且夫北方非無水也黃河磅礴洶湧紆迴塞外數萬里之遙以入中國歷龍門懷砥柱激峻湍悍奔徙無常此固非治田者之所敢近而涇渭漆沮伊洛泗淮汝濟以及丹沁漳易諸水非無冲盈淵廣之時方天降時雨之後淪漣奔迅渙渙盛矣然能瀉而不能積盈固無地可儲洄遂無水可溉盡入河流助其沛厲焱怒

而已矣善治水者涓滴皆爲利不善治水者渾洪愈爲害也古之聖人審乎利害之源曲通其變於是畫天下之田以爲井由畝而遂而溝而洫而澮無不各有廣深之度以達於川書所謂濬畎澮距川者也而周禮旣令小司徒遂人稻人之屬均其地域爲之溝樹察其瀉蓄作其芟夷而又於匠人著爲成法二耜之伐廣尺深尺爲畝遂倍畝溝倍遂洫倍溝澮倍洫凡爲溝防必因其水勢毋逆地防因其水勢則不壅因其地勢則不壞也凡勢流淵必折以參五勾於其矩折以參五因其紆餘逝而頻顧勾於其矩因其直方旋則易深也以神禹之智周公之才而盡力於隄

謙齋文集

卷二

二

防畎澮者如此則以水者所以生穀而亦所以殺穀土者所以蓄水而亦所以禦水則以民食者聖人之所最重也亦欲因以殺河淮汝濟江北諸川之水勢折之愈多則揚奔衝激之勢少衰經流雖淫滂不爲甚害聖人才之美智之大而盡力於隄防畎澮如此者又所以澹天下之災也自黃帝立步起畝經野設井後世率神明其意歷二千餘年以不變至秦廢阡陌六國效之而其遺制盡失不復存矣秦人據殽函之嶮專尙詐力誘三晉之人入其地以耕而恐地方不盡中戰而餽餉之不繼也於是盡壞其溝澮涂畛爲畎畝以藝五穀乃未久而無水可澆雖秦人亦自

病之故其後鄭國爲韓閒說秦鑿涇水爲渠秦雖中覺而終不殺鄭國令卒成之而在諸侯則李冰鑿離堆於蜀史起引漳水於魏皆以壞井田而耕稼者無溝澮自給故也自是而後雖天子數爲開渠用事者爭言水利而大河以北土多曠棄不墾而所墾者皆稷黍菽麥之種而黃茂之穀鮮焉以黃茂必水耕而黍稷菽麥之生則不必水苟耜樹於地候天數雨而已無不熟也自是而後天子有都關中及河南北者莫不競輓天下之粟以給京師東南爲最多至七百餘萬石爲費不訾而漕輓遂爲天下莫急之務皆以秦人壞井田以貽之咎也至於東南之地禹貢雖有三

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之文然固蠻夷視之斷髮文身其井田遺制書無所攷大約地遠人稀水澤多而隄防不立人民竄居山谷洲嶼閒賴莞蒲竹箭魚鼈蜃蛤之利以生雖漢猶未盛也及晉室遷都金陵宋室遷都臨安士大夫避中原之亂從而南徙者暮布吳越之境東南始盛地固多水水之所漬土必膏腴地狹人衆各謀盡利遂至家給人足迄今五六百年公卿大夫日益驕溢室廬輿服務極都麗而吳越怙侈淫侈之俗亦且甲於天下矣自是而後京師所食之粟盡取給於東南以東南一隅而漕粟居天下之十九而大臣在外惟日以治河治漕爲天下莫大之事

然自漢以來天子猶能遣臣發卒穿渠通瀆爲小民稻田之謀肥其地得穀以省漕甚至善崩之岸往往爲井以相通行水其艱若此而在外守臣如召信臣杜預鄧通張闔裴延儻長孫祥韋丹之屬無不廣通水田益繕陂塘潒波素湍望之泠然詳書約束刻石水畔所以爲稻田計者甚備故雲雨在握而旱澇不能爲之災也自宋以後天下再南遷東南之人恆滿非有水旱凶札而負囊擔簦操翰挾策以流移者恆遍天下則以生齒之日繁地隘不容故也人之所聚治業必精故其食其器以及土之所產無不甲於天下雖其愚者爲農而畝所收之粟圓沃香甘率多於

荆楚江右之農畝所收焉惟荆楚江右之人其耕甚逸以地廣而獲多故天下之人咸取給其米然非可與吳越之粟同日而語也自是而後天子所漕率取於東南東南之民力已竭而天下士大夫抵掌而談者皆三吳之水利矣三吳以太湖爲巨浸滔滔滂滂無涯際士大夫欲檢行其水雖桑梓其境者猶不能悉其源委茫茫客游顧頴波而興嘆反能得其要領乎蓋嘗聞之居其地與蒞其土者之言矣古之人也見其書焉宋於潛令邾亶太倉人而單鏐則宜興進士亶之言工於治田鏐之言精於治水工於治田者陂塘必堅厚而後波流峻悍不能害精於治

水者港瀆盡開疏而後種桂方苞始見功蘇州在巨浸之
閒地最下而天目諸山之水則固注之矣宣歙金陵九陽
江之水又由宜興西之五堰入荆溪以注之而宋慶厯閒
欲便網運遂於吳江北築隄橫絕江流五六十里以致太
湖之水壅不得洩泥沙易漲故單鏐謂自溧陽五堰至吳
江岸譬人一身五堰首也荆溪咽喉也百瀆心也震澤則
其腹也旁通衆溪港其脈絡諸竅而吳江岸則其足也百
瀆者百其瀆所以洩荆溪之流入於太湖者也自正德後
漸繕五堰以絕宣歙金陵九陽江西來之水使北至蕪湖
入江而賈人所取簿木皆不得私渡則五堰不得爲首而
百瀆不得爲心矣其震澤爲腹則眞腹也吳江所築岸近
且作石梁長里餘以通殺水勢東西視之差平則非縛其
足者比矣三代以上所謀無不爲民三代以下所謀無不
爲國崇土禦水俾民出水宅土則水土演而民得徐謀其
利以給上之徵輸則爲民亦所以爲國也吾於是思蒞其
土之臣焉宋趙霖明夏忠靖原吉周文襄忱呂光洵皆是
也其當時臨蒞以治及上章所言之水利則脩圩濬流置
閘三者其要也浙河西六州之水蘇爲下六州之水合而
豬爲太湖溢而至於松江以入海禹貢所謂三江旣入者
今惟黃浦一江其二江則固已湮矣蘇非不近海也而近

海皆岡阜地高民不能耕勢反迴水使西流而松之上海地亦高於華泖諸邑故趙霖謂之形如盤盂其可濬以入海者在黃浦外惟劉家河吳淞江而已否則必由白茆港或運河分以入江陰京口等界注於江而其環湖數百里之地盡可爲田地舁游波汨其上古人因其高下盡營以爲田而於環湖之地多爲縱浦橫塘使勢可相接則水有所束而後江之入海始速而蘇常湖之圩岸興焉而必高至數尋廣至數十尋者非僅護田以耕者之廬舍邱墓盡在圩中不可沒與魚鼈友亦以游波不得入田則如頰賈所言浦水自高於江江水自高於海不待決泄而勢且行

之甚速也而岡阜仰高之地亦因春夏雨澤江水日高多爲岡門堰門斗門以豬蓄之何憂旱乎則圩岸不可不脩者固矣崩者築之廢者興之庳者崇之狹者廣之使居者日服襁褓以耘以耔而無恐則脩圩之最善者也至於濬流之法則單鏑所言荆溪上之四十九瀆運河西之十四斗門以及蠡河滬湖安亭江夾苧干瀆之類跡久恐堙法宜追導若呂光洵疏中所稱澱山陽城諸水則載在會典厥跡燦然不可誣也吳江岸側菱蘆之地以築岸水壅而日生以盛者昔常役民數十萬以濬之矣後且復盛若仍濬菱蘆之地以導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而

開吳淞并大石趙屯等浦以洩澱山之水入於海開白茆并白魚洪鮎魚口等處以洩昆承之水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以洩陽城之水放於海而又濬安亭等浦引湖水由劉家港以達海濬范家浜至南踰浦口上接黃浦以引湖泖之水出於海開各斜門洩運河之水挑治練湖上下并濬孟瀆淤淺以通於江如此則大綱舉矣何目之不張於是悉治其岡隴涇漚或昔有而今堙或昔微而今盛或有所利而錢盡民釀或無所利而役自官興無不先治下流之地而後及於上流使其滯無不導美無不鍾民力不匱財以力生則民始無饑寒夭札之患而置閘之法又所以永所濬之流於不壞也早既有蓄潦復可瀉鹹潮無自入於澱易以蕩昔人云置閘有三利者此是也然必置於外近江海之地及運河之傍古三十六浦今惟福山閘尚存餘湮沒已久皆宜脩復江海之潮日再往返潮勢勇敢窮岸曲入波奔浪激而泥沙不得留焉則撩淺排清盡易爲功也吳鄰也財賦之所自出也越鄉也閭里之日游而詳焉者也水利之見於越者自馬臻之創鏡湖始流者爲川緒者爲湖越之江流者也春雨苦浸而秋旱易乾馬爲四築隄岸使水緒而以時洩而農得桔槔水上水治其田焉代有廢興今則盡廢而不可復矣而蕭山則在越之西偏

而概浦江則自麻溪入以貫於山陰蕭山之間至錢清江以入海而兩涯盡斥鹵之鄉萑葦之境矣而且日憂水之易溢也至成化間有賢守曰戴琥表哀江滸相視地形鑿積堰而通之引浦陽之小江合於錢唐之大江以入海而又輟錢清入海之流移置三江鬪壘以爲山陰會稽蕭山尾閘之洩焉民見其利不知害矣至嘉靖閒又有賢守曰湯紹恩慮鬪壘之堙且衝三邑之波噎而不能下也復移置所城之側見兩山之峙知石脈之中聯遠塞上流而涸之鑿巨石以爲之基而鎔鐵液鋼其隙多張二十八水門號之曰應宿閘而刻五行之字於石以爲開閘多寡之準焉春雨時滿越水安流二賢守之力也若夫西江之水其源出於三衢紆迴千里合徽信嚴婺諸州之水浸淫陵谷涯瀨之間咆哮放逸循岸曲出其勢浩瀚壯勇不可爲敵而蕭邑之隄適當其衝江潮又逆流而上突怒無前勢如排山當之者敗况江流至此岸反隘不足容乎此壬戌之水上踰隄岸尋而入者此故也然而以戴湯二守之賢而不能爲之所者何也以地勢實然亦以此俟後賢之時爲救也農登窪隄有損焉估挖貨隄有損焉在鄉土有主之者而非官之所及禁也江流旣不可涸則下無以固其基欲不崩得乎古人爲隄崇必三丈廣必五丈大防外網參

分去一後之欲脩築者無不以此爲式防岸旣爲水齧而崩崩必淪於江水臨水深者以船載石鑿船下之臨水淺者以竹落石長二丈大五圍盛以小石夾船下之而復以竹落之石縱橫層積其上而層傳以土多用松木穿地約於其外如此宜亦可久特患殫心仔肩者無其人耳昔夏忠靖以尙書膺命往治三吳水害身久貴顯而徒步以游於畚揭舟梁間暑不張蓋懷綬勸勞民忘其貴且夫力者小民之所有而財者貧民之所無也則國有大役富者出財而貧庇焉可也上者董成而下庇焉可也今旣派以里遞厥出惟均矣而富者顧以他役自詭此之爲吝是猶同舟以入江河卒遇暴風一事不牢則咸受其敗而是子獨挾櫓以自私而不知舟無櫓之必溺也雖山會同在波濤浩渺之中無不惴惴焉有爲魚之患責以其濟況同邑乎彼猶覩然而人面也哉則吾固穆然遐思於上之董之者

政論諡法篇

諡始於諱乎諱始於孝子不忍聞其父母之名乎父母已卒迺有舉其名於孝子之側私相告語者誠所不忍聞也曲禮曰卒哭乃諱檀弓所謂生事畢而死事始也死事始也者始以鬼神事之則人庶不敢犯鬼神之諱云爾又曰旣葬言諡曰諱謂諱而諡之也孔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

以壹惠故文王言文武王言武以專其善此其可爲後世
言諡之法矣至德之蘊形爲律度非必欲入秉之於不衰
也迺行立而百世以爲模則焉至德之彰燦於黼黻非必
欲人揚之於無窮也迺言立而百世以爲壇宇焉聖人儼
然立於上天下羣往而歸之死而有神聖之號者上也其
他雖自表異而有微見其過者矣美玉在山人往取求焉
美珠在淵人往取求焉然玉必有瑕珠必有類攻玉者追
之琢之以爲元端之佩不必去其瑕也貫珠者藻之續之
以爲螭首之飾不必剔其類也君子立身行己操名譽以
游於世而過成於其閒焉迨身沒之後名存而過消者幸

謙齋文集

卷二

十

也名與過俱存者君子之所不敢辭也至若小人紆青拖
紫立人之朝執說自瞻假恩競侈善不足以爲檢身之節
而僞行滿天下道不足以昭一世之訓而僞言滿天下挾
詐見巧身沒之後而僚友爲之維持者有矣門生故吏爲
之陳乞者有矣子孫爲之行賂以經營者有矣天子下特
賜之典雖廷臣強諫而不聽者有矣而後世之駁論諡者
能如秦秀之議賈充諡之以荒范宏之議謝石諡之以襄
墨袁思古王福時勃父之議許敬宗諡之以繆者幾人哉夫
以封德彝之佞而諡之曰明夏竦之奸回而諡之曰文莊
李東陽之依阿而諡之曰文正天下遂以易名之典一字

之褒不足以爲榮而簪纓之士夷考其生平無大節可錄其子孫欲陳請而不敢者今反得籍口以自說曰吾固知朝廷之上必有奧援是非榮辱訖千載無定論也然則所謂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者其說非耶今夫君臣僚友之間其平日相綢繆者至矣一旦聞其死亡慘澹悲懷情不自己則其所以表其功德者多溢美焉亦人所時有也而天下之心不服婦人之喪其夫哭而諡之此其燕暱之私人必有難信者矣何以展禽之惠黔婁之康皆其妻諡之而朋友門生不能損益於其間也則天下之人信朝廷之士不如一婦人女子耶陳實之諡文範范平之諡文正

庾詵之諡貞節劉敲之諡貞靜劉訐之諡元貞王通之諡文中孟郊之諡貞曜徐積之諡節孝此皆縉紳先生儒林之士故友門生之未通顯者謀績攷行讀誄著諡而天下不惑後世稱之甚至朱穆之於頡出於其子而蔡邕之於穆出於其門人而咸不畏人之非議何以朝廷之上太史及禮曹諸官立天子之傍按典禮以命諡迺有故吏訟寃博士執法相與辨論不休者豈出於鄉黨朋友及其子孫者皆至公而錫賚自朝廷者反不足爲激濁揚清之典耶吾於是而不可不深求其義矣二三大老始也典據州郡旣也裴哀臺閣閱歷旣久儲佐之情固深辟選云多門牆

之蔭自廣奄忽而逝僚屬門生爲之上請於朝奔走於諸司百執事累生時之行以得美諡人以爲經營之者私也不信之矣貴官旣卒其子孫挾不訾之產思以報其祖父而於制諡所歷之司無不酬以多金行其重實人又以賄賂而得者私也舉不信之矣夫以陶安章溢孔鏞伍文定周新楊爵顧憲成之儔已經部覆而諡猶不卽下而世之容容而至大官旋卒而旋予諡也是苛者苛而濫者仍濫也人寧不疑之哉夫節以壹惠文武之德非有所偏言其至者無不該也乃春秋衛公孫枝卒而諡曰貞惠文子三字矣明邵元節卒而諡曰文康榮靖四字矣在唐中葉顏

謙齋文集

卷二

七

眞卿猶以所加列聖文武大聖之號爲去古質而尚浮華請止從初諡高祖曰太武太宗曰文多不爲褒少不爲貶方士也而諡四字何爲也哉且諡有美惡所以勸懲天下今則有美而無惡惟榮愿恭愍爲中下之諡稍示其瑕焉斯已矣然則周公旦太公望之制諡所謂行出於己名生於人而躁戾荒醜諸諡終無所加也耶夫高皇帝之賚諡固百世之準繩也其時詳於武而略於文以其親見諸臣橫戈躍馬以死易生故多予其諡以示勸而文臣則佐命如劉基而弗予諡死節如葉琛王禕而弗予諡廖永忠本欲封公以遺儒士私探邀爵遂降封侯而勿予諡而魯王

秦王之薨一諡之荒一諡之愍不少恕也至文皇帝因靖
難以有天下故其時亦詳於武而略於文嗣後二百四十
餘年之間皆詳於文而略於武迨其亡也文武皆不足諡
而所諡者惟死節之臣稱焉此其可悲者已乃吾不擬其
衰而擬其盛夫忘其賤而爲故主延譽者義也破千金之
產以立祖父之名者情也沒人之養交應變而揣其私者
逆也疾股肱之或虧而表其行之跡者勸也知其行而不
能彰者蔽也謂賤而諡爲今者古也夫諡法禮曹議之太
史擬之禮垣駁之輔臣酌而上請裁於天子此三百年不
易之遺規也乃北魏袁翻因侍中甄琛之卒而議諡曰凡
謙齋文集

卷二

十三

薨亡者屬所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跡功過承
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博士評議爲諡列上諡不應法者
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今
宜準此爲式自今大臣有卒者所在以聞天子命禮曹議
其功過仍下所在有司進鄉先生及弟子員以考其持身
之槩炳炳在人耳目者務核其實不得雜以溢美之詞所
司各以其錄彙送太史之持篆者準其功過而擬爲諡而
後禮垣詳之駁之輔臣衷之以佐天子之所裁定焉功十
而過一因其大小而以功掩過過十而功一因其大小而
不以過沒其功所謂善善長而惡惡短也所定諡必美足

以勸惡足以懲美不爲諛惡不爲刻所司失實及諛不應
法皆坐如袁翻之議而所歷諸司必皆執法以義守道以
學察機以識決疑以理不游移於疑似之論不屈曲於畫
一之防斷然而力行之雖以金張之世珥貂蟬而不顧陶
朱猗頓之富甲天下而不顧信陵平原賓客游說之盛而
不顧袁絲劇孟之俠刺客滿巷而不顧交滿天下不以情
故而有所撓知周海內不以荒忽而有所遺也美惡定於
一時榮辱垂於千載天下之士見之莫不有持嶮累德之
思焉然則諛法固有裨於世教如此乎古者生無爵死無
諛匹夫之賤脩德邱園而不彰則陋巷之顏氏隱矣匹婦
之微養志屏幃而不顯則漆室之處女滅矣凡此者所以
闡幽也闡幽者所以勸明也此在朝廷有所不能遍及聽
天下之學士大夫會其室而諛之可也而非此則有禁夫
諛兼美惡所以勸懲也周王胡以虐傲而諛曰厲其子宜
王靜不能改也漢太子據以叛父而諛曰戾其孫宣帝病
已亦不能改諛之惡者周漢之間得以加其君父而後世
不得施於臣子宜後世之風賢而且厚然士大夫佞君負
友陰鷲柔諂以及緘默取容之流倚奧援以得美諛者多
矣不因世久論定之時有諛者易其美懿無諛者予以荒
惡則世之頑頓無恥持祿遷轉就功名者將何所懼以悔

其前非而改之也耶

政論賑荒篇

其志愈顯其費愈奢

嘗讀王制至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未嘗不迫思慕
悅其盛以爲非後世所可幾及後讀周禮司徒荒政十有
二以聚萬民因思凶旱水溢亦國所時有以三十年之通
則小民何遂至離散轉徙而紛紛告禮殺哀蕃樂爲此蕭
索可憐之象思以聚之哉且夫堯以神聖文武之德爲天
下君則當時禦災之術固其所詳何待舉禹稷而始奏艱
鮮之食湯以聖敬日躋之君表正萬邦則其所以振民之
困者固必甚至奚尚俟桑林之野身爲牲以禱而民始獲

謙齋文集

卷二

五

蘇哉蓋聖人平時之制所以拯民之危而出之於塗炭者
雖具備而愷摯而水旱菽札凶荒亦年所時有而適遭其
變聖人交能泰然處之而不一動於心乎此遇災而懼身
自貶損著於記周禮及春秋穀梁傳者彰彰也若王者三
十年之通貯於其國固各有廩藏之所載在典籍又詳志
賑恤之方旣不必糴彼散此上有轉移之勞復何慮此豐
彼歉市多騰踴之價哉若夫薄徵弛力舍禁去譏凡所以
省民之費而除其害者無不盡已行之蓋先王之時事簡
而用儉遂致歲有餘積因其所積以相通故能濟民之厄
而振其凶災者如此迨及後世其志愈廣其費愈奢膠天

子去成康未遠欲肆其心車轍馬跡遂徧天下於是用苦
不足而作贖刑麗於刑者咸贖而法亂尚何餘財足振其
窮而扶其災哉讀小雅甫田大田諸詩觀上之所愛其下
與下之所以答其上者其際可謂盛矣而曰遺秉滯穗俾
爲寡婦之利使鰥寡窮老匍匐涂畛之閒思以覓食則文
武成康養老恤孤之典不其少衰也耶其後魯饑而齊受
其告秦饑而晉過之糴同爲與國而輸粟閉糴或予或不
予此王跡之日熄而霸業之所由起也蓋至春秋先王遺
制皆已大壞秦火之後遂無復存雖遺編猶有存者而終
不可復自此以後之天下凡所謂散米作粥移民招商藥
生瘞死紛紛救荒之策無不並舉皆所以補救目前非經
久之道憂患而不能預防使吾民流冗墊隘悲啼道路而
不能自存而始講救之之術固已晚矣况報菑檢覆文移
上下史胥居閒奸弊叢生者乎在明高皇帝設倉庾儲粟
以贍軍賑民其法纖悉備矣慮不足又令州縣各立預備
四倉官爲糴穀收貯以備賑濟此卽前常平廣惠義社之
遺意而法則加密令則加嚴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及遺人
廩人倉人之所掌以待凶荒而殺邦用者其遺制雖不復
在惟聖賢能數通其變髣髴耿壽昌築倉之名而陰寓李
惔斂散之法或官爲糴貯或民所勸納其法不一其制盛

矣而洪武十八年則令天下災傷之境有司不奏而耆老
上訴則處有司以極刑又令有司遇災傷先發倉廩賑貸
然後上聞此深鑒前代文移往返濡滯不急饑民無救於
死而道殣相望故爲此令眞愛民無己之意也汲黯奉使
視河內之失火延燒者而以所持節擅發河南倉粟以賑
其傷水旱之民而漢武帝不之罪王望爲青州刺史見饑
民裸衣草食發所在布粟給其衣食而漢明帝欲罪之後
之人君見矯制者必誅豈止一明帝哉高皇帝之令寬絕
千古不可及也命戶部主事趙初乾往賑荆斬之災後期
卽斬以戒不恤民者而仁宗之爲太子赴召過山左見男

女衣敝出體竈冷無煙知民隱不上聞顧之而歎布政石
執中來迎請奏停秋稅曰民饑且死尚徵稅耶速勘所屬
州縣饑民口數人與六斗景泰帝在櫻輿中讀河北山東
流民卒至徐淮疏大驚時淮徐大歉帝慮其盡餓死也後
得都御史王竑不待報擅發廣運倉以賑饑民疏大喜以
竑設慮處事精詳曲審所全活以數十萬計也此皆高皇
帝法令明聖愷至故世世奉以爲則以視魏文帝當饑蝗
之時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以辛毗牽裾諫而止
而猶徙其半宋神宗覽鄭俠所上流民圖數四嗟吁而終
罪以擅發馬遞者何可同日語哉惜也法久而意失事久

而弊生浮靡之費在國者事旣難省兵餉之徵在天下者
用苦易多前猶以地租引稅糴穀收貯者後惟以犯罪之
抵贖此其數不可稽而仕宦中懷藏之物也倉中之粟久
已化爲金錢孰肯探懷藏之金錢收貯倉中之粟以爲水
旱緩急之需哉洪武初所令縣設四倉後惟一倉幸存其
中固無可斂散之穀也不過今世所徵兵糧寄囤其中不
踰時而解仍空屋耳卽有旱蝗洪水之災無所望賑願少
減夏秋之稅而已不可必也小民之情甚急必羣籲而尼
始上聞朝廷之惠甚艱必再勘而澤始下及而史胥居中
操其柄焉非賂無由得也況於貧無立錫蠲稅不及者乎

謙齋文集

卷二

六

此其民在江南猶強弱半弱固守死溝壑強則起而私相
剽劫矣而在江北率多樸野精悍易動難靜必且轉徙他
境此李特王如劉千斤之所由起也成化間周洪謨著其
說原傑蒞其任倣東晉立僑縣舊事遂於鄖陽商汝之間
多析置州縣以統治之僑寓與土著參錯以居而民獲安
然則臨民而水旱蠱螟小民饑餓流離扶攜滿道而可無
法以處此乎富弼之於青趙忭之於越范仲淹之於杭滕
甫之於鄆以及王竑之於徐淮周忱之於三吳其成法具
存斑斑可考也當災侵旣降而不得不施救濟之術則稽
其遺法舉之以行曲通其變而不泥其跡則凡散米作粥

置廬興役藥生棺死贖鬻給費無不可盡行要惟蠲租而不抑糶期於米多至而止雖然末也而非本也先王建官分職大司徒以及遺人廩人之所掌則救濟之法此其本與未荒而預謀其至將荒而曲計其全既荒而亟拯其厄雖然猶末也而非本也必也王制所謂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者乎藏穀於國不若藏穀於民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是且與民咸有藏也本也而不可必得也無已則曷若多藏其穀於國乎天下之人無不以積貯爲命也金錢者人之所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人有積金錢盈屋而不得穀則不能生而饑民雖無一錢著身使負數斗之粟可以

優游異鄉而無所患故爲後世之計莫若廣行糶貯之法天下所重在金錢而不在穀而民之所急則在穀而不在金錢今日曰帑無金錢不可糶穀明日曰帑無金錢不可糶穀使天下有卒然之患操戈躍馬奮然大起可曰帑無金錢子姑已乎使兩軍相扼以險持久而不可得解可曰帑無金錢餽餉姑止而不前乎予知其必不能也年凶人饑而夙昔無貯倉之粟使之相爭相殺相食大亂之釁必自此始其端旣開勢無由遏思患而欲預防莫若多積穀以相灌注古之積穀多者咸稱隋之黎陽洛口永豐諸倉當天下大饑之日煬帝不能發而楊元感李密之徒發之

此隋之所以亡也至若近人而易爲致莫若當社置倉而擇長民之吏相率而行勸民之政明預備四倉實髣髴其意皆官爲糴糶初非若唐社倉之立自王公以下歲有入也雖正統後有凡民願納米麥細糧千石之上雜糧二千石之上賜勅獎諭之令然世廟時倭事起神廟時遼事起皆天子下詔風勵而士大夫助餉者惟史際吳炯及黔國公沐昌祚而已其他固莫肯費其私財以佐國家之急也况費其私財以佐比閩州黨之急乎古之編民能爲卜式者幾人哉若以爲國無此金錢必不能爲糴則又不然也宣德間吳中蘇常松三府大饑巡撫周忱已先平糴且勸借得米三十萬石矣而饑民三百餘萬口慮盡發以賑且不足而三府歲運米一百萬石貯南畿倉以給北軍率費六斗而致一石忱與知府况鐘趙預莫愚謀曰彼例於南都受米使受於此則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饑民無患矣請於朝報可是一轉移間而得米六十萬石也况載在會典贓罰地租稅引等項固歲糴米以益之矣而關市漁鹽歲有羨餘獨不可歲糴米以益之乎使朝廷一歲捐其正課十之一以貯米此不必歲歲捐之也而頻歲有益頻歲夏散冬斂收耗而不收息使所貯之米不至化爲埃壤而不可食遇年之饑相機而應應當其急不待其困吏

不能欺強無得攘小饑則賑以十之四中饑則賑以十之
七大饑則盡以賑之而饑固非天下盡饑也明年朝廷復
捐其災傷之地正課十之一以糴貯如環無端焉天下非
無法之爲患有法久而且弊之爲患以朱文公之法後人
踵而爲社倉其事且弊或挪移久而官不能復或鈎校密
而民甚苦之況其他乎是在朝廷一日倡率於上而有司
遞相董察於下而且擇長民之吏行勸農之政而且大興
屯田廣召開中使天下曠土無或不懇塞下之粟陳陳相
因而中國之民無不有餘於食是雖非先王之法而亦三
十年通之遺意與若以爲帑無金錢必不能捐正課十之

謙齋文集

卷二

五

一以及關市漁鹽諸稅之羨餘以糴貯則亦惑矣漢文帝
之初立也當高帝世反者九起之後諸呂亂政之餘躬行
節儉而二十四年之中詔賜天下之民田租之半者二詔
除田之租稅者一人主患不能以禮自持志奢費廣耳豈
有濟濟穆穆之天子當寧而立而患財用不足者哉

政論茶稅篇

予嘗縱觀上下數千載之間而知三代以上堯舜禹湯文
武之民之樂而後世天下之民徬徨躑躅於環海之中鬱
鬱不得其所也先王體國經野辨山陵藪澤原隰墳衍之
之地動植之所宜物而定其貢賦之所出其區畫至纖至

悉從是而虞衡有入凡草木果蔬鳥獸鱉鼈珍異之物歲以獻於天府以供王者之用而非禁天下之民使不得取而但以自予也何後世天下政令煩苛民有牽車牛以逐末者雖日用所需一舉手無不入其中故漁於水者天子曰此吾之江河而爲之禁採於山者天子曰此吾之巖壑而爲之禁其征權之始莫不以兵爲辭迨兵去而稅不去一爲厲階終不可復後兵復起前稅遂增其征愈重其國愈貧其額愈廣其賦愈削今夫茗飲之爲物也亦微眇矣魏晉以後江南之士頗有好之者洛下諸貴不能盡好也迨盧仝陸羽之儔是採是擷揚水瀹蔬啜其精英去其重濁著爲茶經而天下之人皆以此爲巖處之士山林隱退之賢之所求取而不敢爭其後浸淫遂爲斯民比屋之飲有不可一日無者矣非惟中國之人嗜之雖徼外蕃族亦莫不羣然嗜之也唐德宗時言利者知天下之民需茶之急也因賈人熙壤往來咸趨此利請稅天下茶漆竹木十之一迨涇原戍卒之亂起乘輿出幸奉天雖天子悼悔下哀痛之詔及圍解而稅終不可除唐末更著條約有私鬻雇載伐園失業之罰入宋之初且仿鹽具令矣蓋宋之茶法或先授園戶緡錢而責茶之入或令民輸茶以代稅或民售茶於官官給其日用或買入緡錢幣帛權貨務以射

六務十三場之茶及雍熙用兵饋餉不繼令買入芻粟塞下給交引予以茶端拱閒又聽買人入粟京師而使受茶鹽江淮閒也後又益以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稅又以三稅多虛數鮮實利罷之而行貼射見錢諸法其制不一大約天地產茶以資民飲其後園戶失業如遺之禍而官亦不得其利迨熙寧閒始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以博西南蕃馬之用而茶政與馬政相爲終始迄今幾六百年有不可變更者矣蓋蕃族性嗜乳酪每致膈氣滯而不通而惟茶爲能滌蕩勢所必需中國採山多茶而少馬而西南兩邊蕃族咸能畜牧多馬而無茶於是中國以茶幣羈縻徼

謙齋文集

卷二

三

外諸戎而因與爲市然西蕃地高涼而草輒美蓄牧可以蕃息而馬亦充肥精悍堪任戰伐南蕃之地炎熱其所產馬多昂首而不能俯萬里綱運裹道路端乏多死不堪行步何堪馳騁戰陳之閒惟以羈縻南邊蕃族不得不買其馬故自宋金以來咸欲市於河州不貴南蕃之所產焉及明之初高皇帝酌前代權務交引茶由諸法以定制招商中茶而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以茶易馬羈蕃族之心制其死命而且以備戰伐之用故每三歲一遣大臣齎金牌信符差發附邊蕃族以納馬而運茶以勞賞之曰差發則如中國之有賦有役茶以勞之非償其

價而其茶則官給銀鈔以買之商者也然後中國之體統常尊而私茶之禁令甚具以其種類繁夥故製金牌信符以防姦僞恐民之私闌出塞易起釁端故私茶之禁甚嚴而駙馬都尉歐陽倫挾茶冒禁事覺卽死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斤聽民自採而通商之法輸錢給引必由批驗所而所獨置於應天常杭三府者私闌出塞之茶多在西北故紆道多費置所於東南使易詰也亦欲實致江南閩浙美好之茶以貿易良馬不欲以濫惡者抵塞啟外戎之心其後蕃族日有盛衰變易而金牌不足以據於是有輪年招易之規鈔法不行而中國官帑時匱正德後遂廢給銀

謙齋文集

卷二

五

之典行抽分之法於是官商皆得易馬而良馬遂盡易於商茶矣當此之時任其職者可不思所以撫綏控禦之方乎慮蕃族有盛衰變易則當因時損益之以更製金牌不患其不可據也慮善馬盡易於商茶則當復給銀之典使商不得闌出塞以私茶易馬如以爲官帑猶匱不能給銀亦當更思變通之方以濟一時之用嘗訊之人而得其要領矣川陝茶法賈攜引茶至官官與賈信手載半而去然賈之販茶非有濟國之心也不過貪利耳貪利因以其濫惡者與官賂史胥相抵諷或闖蕃馬已至而官徵茶之急故爲愆期詭言腳資不繼以濫惡之茶先充官引而淹遲

其美好者冀以獲重利茶賤則購陳茶足引茶貴則雜他物盈篋展轉爲奸不可窮詰而賈攜私茶以出塞相貿易者又多美好與官殊絕而蕃客入塞買馬其中必有牙儉之人皆近塞深惡民爲之與胥史相結時教蕃客虛增馬估思瓜分其羨或使故嫌官茶粗僞委於地不顧或以老弱之馬抵塞官茶而私牽壯馬與商出塞之茶爲市甚至攜商茶與官茶比較官視之心慙口不能答也因以坐損威重賈擅相市史胥容奸虧中國法矣羈縻塞外卑順蕃族因挾詐以生其驕逆忿怨之心失控禦之道矣買非無珍鮮芳馥之茶匿而不肯與官雖抵罪亦所不辭何也閩

茶甲天下吳越盡爲產茶之地官無所取而獨於川陝取之重分載半者明知其有闌出之利而予以共者也賈有貪鄙之性買茶從湖川入陝路遙且多嶮阻賈不憚跋涉之勞而爲之者爲重寶勸也明知其闌出之利而取之重而欲禁其無謀利也難善變法者使賈盡樂從而官不失利則法可變也欲官不失利則莫若使賈市其美好納官欲賈盡樂從而莫若使官操其奇贏共賈爲今之計在招賈之願出塞者舉引盡歸之官官載以出塞以與蕃族買馬歸而中分其馬官不得抑商自予商亦不得以賄損官所謂官操其奇贏共賈也茶有餘而馬不足願買蕃中雜

財物者聽歸而以財物準馬估子商而官遂多有其馬而茶有粗僞不堪飲爲蕃族所嫌棄則歸其茶而罰之金非買而私以茶闌出塞者必殺毋赦賈從官出塞以時譏之夫給銀買茶據金牌納馬而勞以茶而禁商之私闌出者此百世不易之良規也經也與商共買馬歸而中分其馬此一時救弊不得已之法也權也官與賈共其盈絀則賈必不忍以濫惡之茶給官以自致折閱矣官與賈同爲治禁則賈必不肯以闌出之奸自給而糾之必力矣獨虞後世禁民畜馬賈得馬必鬻之民間其勢不可而不知非也周之戰馬盡出卽甸漢之時公私咸畜馬官馬不足則賈之民間不聞其爲亂也秦始皇固猜忌之主其有天下墮城銷兵凡可以弭亂者不遺餘力矣而烏氏保求奇繒物問遺戎王而得其畜至用谷量牛馬而烏氏保終不爲亂始皇令得比封君其後陳勝吳廣起大澤中伸鋤爲兵揭竿爲旗而秦亡矣當時不聞其多馬也然則民有馬何足爲亂而仁義不施雖無馬而起者豈可不爲之寒心哉

政論民俗篇

古者一道德以同俗之世長幼異任男女別塗謀閉不興亂賊不作未嘗不嘆美之以爲不可幾及蓋天下廣矣五方之民各異其性飲食衣飾器用以及喪祭嫁娶之事奢

儉各異其習山陵川澤堅弱墟沙息耗之土居者各異其形鳥能使之同哉夫土之施教各異其俗期以化民不期相似况今之世奸宄詐巧萌興乎班固曰民函五常之性剛柔緩急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予以爲俗者域於其地風者通於其聲近者相習而淪胥遠者聞聲而倣效其大端皆以上之所好而爲下之所趨然而南北異勢亦有終不可合者焉故吳之浮靡能通越之佻巧而吳越之夸奢不能化齊魯之質木則域於其地也今欲徧論天下之俗以及爲治之方言不能詳請存其概大江以北關中之地古稱沃野俗厚重

謙齋文集

卷二

七

西北近塞人自爲戰山谷阻深明季劇賊盡起延緩鄜慶之間而三秦之人要皆強勇周地平原廣野無山川之饒其民巧僞好賈今爲干戈之餘以織畜少費而安成皋滎陽之間地隘而嶺平陽有唐堯之遺風故其君子能深思今則遠矣而趙人傲悍丈夫游聚作奸女子躡利擬侍人飲酒燕與趙同俗而婦女不能鼓瑟游媚反用爲美焉若京師則五方之所雜處惟於越人久窟穴其中貴人戚里豪奢自矜衆庶以掾史慕效故財不贍齊地東苦役而西苦稅六郡閭巷少年拳勇便弓馬以攻剽爲賢田獵六博大國之風也三楚跨江南北其俗各因其地之所近以相

類南楚之民家無贏財終歲爲勞以免凍餒西則鄖陽江陵三峽之地徧嶽好勇輕死之士亡命竄身其中東則麇賈所萃日事侈靡焉而巴蜀在天下之西其地最爲隘阻今其民崎嶇藏匿山穴閒人物略盡矣百粵久被兵耗矣滇黔粵西地接番峒苗夷獠獐雜沓州縣蕭條入郭如入野行者悼焉粵東及閩利盡山海俗簡而饒海上諸城冠履通天下海波漂沒郡邑墟焉楚閩粵東豫章吳於越水耕火耨民食稻魚鳧雁菱芡水產之物絃誦之聲四聞大抵水鄉同俗而奢儉異焉惟吳於越爲最盛其俗寬柔僞匿飾以儒術士能以文章致身通顯取卿相而田野桑麻禾黍之美魚鹽之利漆林果蔬之饒甲於天下故民多畜藏而好買五都之市海內百物無不備具而世家大族人思以奢麗糜其財羣相則效莫知其非矜侈淫慝流而不返其敝也文盛而實衰以詐僞爲得敦樸爲失貪財奪攘甚於儉嗇之俗而退讓君子無以自立矣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澆淳者水土之會也奢儉者主上之權也轉移風化君有微操非強人以就功躬率以爲教也齊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一國盡服之吏不能禁楚靈王好細腰國人約食束脅引而後起馮而後立君爲奇淫而欲禁民無奇淫不可得矣漢文帝貴爲天子而衣

弋綈履革鳥以韋帶劍以莞蒲爲席以上書囊爲殿帷天下化之以成風俗故公私咸裕於財武帝廣心好大百事紛然盡起與天下共爲華奢而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黎庶室廬輿服僭擬不可得制固其勢也武帝率天下於奢而天下之人無不無爲有而貧強夸文帝率天下於儉而天下之民猶然棄完堅而務纖巧則以好紛靡而惡簡陋者天下之同情也紛靡則人附之者衆附之者衆則驕逸之態易生故財日散而不能聚恐其一旦金玉粟帛糜盡而無以繼也於是鳴篳拊瑟醜酒蒸餽以求媚於土木之象冀異日之有以給其欲也而佛老復爲張四面之網以驅

謙齋文集

卷二

五

之自是而後無不短於制行長於事鬼子見今世祭祀之繁而知民俗之日偷也自天下日尋干戈世家大族十破其九而豪侈之風未衰富商大賈列騎連車舞妓歌兒綵衣珠履甚至當喪不聞哀毀骨立之容而購重幣以結客聚百戲以送葬相傳閭門以爲觀美楨棺繡翼無益死者而礮石圍穴構閣連山以斯爲孝貧者逆矣送死過度猶或取譏况糜其財於嫁娶聚會飲酒之際者乎且夫天下之亂久矣西北創痍甫定喘息未遑東南海上之民僵仆道路孤子寡妻啼號待盡徘徊溝壑之中尚何風俗之足言哉區區吳越之疆兵戈未久而定貲財雖未盡竭亦其

郭廓存焉耳而習其故俗蒼黨有相耀之心相陵之勢相詐之懷而限制不生於其間吾不知其波流所趨將何極也夫民節儉則資用給而浮薄伎害之風止矣財豐足則意志定而祇庸嫫媿之道進矣亂甫定者靜以綏之民方隕落決壞則拮据以圖之于戈未久風俗已敝則因其勢而範之以法限制云者士相見喪祭嫁娶賓蜡飲射之禮以及衣裘車馬宮室之度皆有定數貧或可減富所不得踰者也此雖朝廷立法而行之必自世家大族始小民上與朝廷遠而下與世家大族近世家大族之好尚固小民之所奔走而視以爲式者也漢之許邵魏之毛玠唐之楊

謙齋文集

卷二

三

綰皆儉素以敦行義而士大夫相觀而化遂有污其輿服損其騶從毀其舍第者况其下焉者乎故夫世家大族者小民之所式也朝廷欲立限制以禁天下之驕佚淫泰必先以限制督責其故家大族則事寡法省而天下咸服矣

政論刑制篇

讀周禮一書五官之職正月始和無不布治教政刑於邦國都鄙而且縣其象於象魏使萬民縱觀而又木鐸徇之以警衆時月讀之以教民且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也先王於治教政刑歲致其謹如此而禮獨不與焉是刑者糾天下之法令而又以佐治教禮兵之所不及者也孔子曰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蓋政刑者治之具而德者天之所賦人君修之以建天下之極禮則定天之賦使不得佚亦以驅天下之賢智愚不肖之人俯就企及以奔走鼓舞於其中也由孔子之言思之則德禮至矣禮官之屬七十而正月之布縣不及者何也以在上者無日不行禮於朝聘喪祭燕饗陳闔以下及凶裁寇敗之閒無待縣布而禮不下庶人則在下者固所略也在上者懋於德以行禮故禮之爛設於朝廷者內實而外光在下者折於刑以弼教故禮之遠垂於天下後世者政齊而俗一孔子既歿之後以曾有言卜諸子之

賢議禮紛紛而猶無所折衷則三千三百其曲折儀度最纖悉矣豈象魏之所能盡縣而黎民之微一讀法咸皎然白晰而無所惑哉昔堯舜之時作士者皐陶而典禮者伯夷也皐陶作士惟刑是議而顧邁種其德以德制刑是在檢民之心而後成從欲之治伯夷播迪乎刑以刑糾禮必先全天之德而後建直清之功此唐虞之盛四岳九官十二牧相輔成化故能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而民安於上之治而無爭心也用德範刑惟虞最盛設官掌禁則周最詳今觀司寇士師訝士布憲諸官其中所具三刺三宥五聲五禁八辟八成之法以及束矢鈞金圍土嘉石肺石路鼓

之制下至凶荒之年以財興役而正之以傳別約劑之事則其所以禁其犯察其辭求其情辨其誣議其辟訊其服麗其法弊其訟者委曲無不盡矣若此者所以求乎刑罰之中使刑者不怨罰者無辭又可憲此爲式以觀天下使天下之人無不相安相愛於州黨族比之間不相爲害而已矣聖人愛民之心如此其至也正歲憲禁令而縣之於國及郊野先王之意欲使天下之人知其爲罪懼而不敢犯所以警之於豫然鄭鑄刑書晉鑄刑鼎亦所以警之於豫俾民知所守也而叔向孔子咸非議之慮其啟民之智各有爭心緣書增飾其巧僞舞文以自徼倖而上且無如

謙齋文集

卷二

三

何也國無法則民不知罪之所當入以法制心時以自悚國有法則民自知罪之所難漏以文移罪冀以自脫一人踰網一國狎法迨至今日土不求下之情而惟務法之協民不畏上而畏法不畏上之守法而畏掾史之弄法矣夫法固何常之有張湯杜周所治卽上意所欲擠子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子監史輕平者則法不在刑書而在天子之意東漢中葉以後政旣日圯務爲寬縱然坐梁冀而亡命者無不死惟王成李燮倖免坐張儉投止者無不破家伏重誅惟儉獲免宋之仁厚不殺臣下而岳武穆胡舜陟之獄雖秦檜亦無以定其罪而竟死明世廟之剛斷

人莫敢犯而嚴嵩之殺楊忠愍也綴張經李天寵覆奏之尾而死則法不在刑書而在戚闈與權臣之心武后稱制開告密之門作訊囚之法獄持宿囚競爲慘酷猶日疑天下圖已也而尹興成公浮之在當時或以名望所疏或以誣其贓罪而陸續戴就輩不過不肯妄証太守之罪耳而彭考備極慘刑皮肉毀墮近古未有則法不在刑書而在天子之怒與行法諸臣之手誅磔之法設之以待謀反大逆及諸不道之徒而言語文字與其私隙非所治也宋高宗治賣國之罪既誅宋齊愈王時雍等因以及洪芻余大均諸臣乘亂干宮掖之禁之罰雖天子閱狀大怒僅流沙

謙齋文集

卷二

五

門島而祖無擇苗振鄭俠蘇軾之獄則皆起於言語文字纖曲之間而欲中以危法甚至王安石與呂惠卿始相好而終交惡遂文致李士寧及張若濟之罪以相傾而張惇蔡卞用事既盡謫元祐舊臣意猶未快復借文及甫所寄書中眇躬之言起同文館獄深竟黨與且上及宣仁太后則法不在刑書而在大臣柄國者逞私憾報復之謀詔獄之慘出於朝廷者十一出於近臣矯制者十九故漢有黃門北寺之獄唐有神策北軍之獄而明復有王振劉瑾魏忠賢所下之獄然武后時羅織而收者無不承反以定百脈突地吼諸刑慘酷不承必死而狄仁傑魏元忠皆緣此

而生而忠賢之下東林諸君之守正嫉邪言其罪惡者獄而諸君慮媚閹者之狀已於刑斃已於鞠也坐以納賄招權無不盡承而許顯純輩直以刻轢之氣焄之追比撈掠肉敗蛆生昔以承反猶有生今以承賊無不死則法不在刑書而在義子乾兒媚閹以求容悅者之情如此者非入而深刻比法則出其飛揚縱法刑書燦燦較著何益哉由是觀之縣刑象與鑄刑書形相似而情異縣刑象使民望而知所畏鑄刑書恐民狎而多所援也大司寇斷獄司刑之官非不抱五刑之法告之司寇辨其輕重以施刑而先王之意則在於三刺三宥三赦之法求民之情斷其中而

謙齋文集

卷二

十四

不在區區之法也刑書未著則民之犯者猶有過失遺忘老穉蠢愚之可矜刑書既著茲數者皆不足矜而下欲爲奸必玩法而遯於其中上欲爲暴且叛法而肆於其外矣古之刑書今不傳後世所謂律者古之刑書也其法始見於李悝盜賊囚捕之六篇藝文志商鞅與悝同爲法家故秦律因悝書類有所增然秦作造謗偶語參夷連坐之誅有鑿頭抽脇鑊烹之刑天下咸叛漢高帝入關約法三章而天下咸悅後以三章法少不足以禦奸命蕭何擴摭秦舊作律九章而叔孫通復益所不及作傍章十八篇至孝文除收孥肉刑之令而禁網日疎孝武帝作見知故縱及

腹誹之法而禁網復密漢一代之法或疎或密而民之情則無不樂簡易而惡煩擾矣自是而魏而晉以至南北陳隋之間代有損益或古之所少今之所多而故荒其文則罪恒漏或前人所興後人已廢而猶著其律則設爲虛損益之者既使徵文可以明例又欲鑿法而不戾情也損益至隋惟用斬絞流徒鞭笞以爲五刑除去轘裂之酷大約多同於今其制爲可常守然其主任律而不任德以險黠伎忌之性務爲嚴密之律以肆其督責武健之威而不知大道甚至三人盜一瓜而皆斷死任其刑之峻暴以成土崩瓦解之勢而不自知也先王象魏所縣五刑之法秦火已焚不可復見今世所傳皆損益李悝所造之法經刪其遠古存其近今故唐宋皆承隋氏開皇製用之律而仁惻忠厚之意異焉觀唐太宗覽明堂鍼灸圖見人之五臟皆繫背詔罪人無得鞭背而宋則累代寬仁暑雨祁寒躬聽繫囚矜其無辜多所原減雖其閒周典嗣來俊臣章惇蔡確秦檜之徒務興大獄恣爲威暴此皆女主臨朝奸雄秉政各營其私非其君之咎也至明則尤所慎矣高皇帝登極之初卽爲大明令一百四十有五條悉其輕重失宜旣命大理寺卿周楨等解其義以頒行又命儒臣同刑官講唐律目錄二十餘條以進親爲裁酌至洪武六年命刑部

尚書劉惟謙詳定篇目揭書謹身殿之兩廡此與漢武帝
遣張湯親至廣川陋巷問故膠西相董仲舒以政議得失
作春秋折獄者無異而高皇帝加詳矣蓋古今殊勢人異
其心故例欲其直鑒惡其曲守畫一之例故能塞天下之
紛爭尚曲折之鑿必且開下民之巧詐當斯時而欲用上
古之議事以制則奸吏無不倚勢自恣而惟官反內貨來
是奪獄何由定哉晉賈充既詳察律令定其議而張褻杜
預各爲註上之而後世猶以張杜同註一章而生殺頓殊
吏挾在上之勢高下任情民含不對之冤生死異就治天
下而不預定律令後世何所折衷乎此高皇帝登極之初

卽與羣臣講求刪其紊撓以成一代之律有以也雖其書
本於李唐之十二篇而窮理平情以參究得失務簡質易
曉垂爲久遠之規仍隋世五等之刑而不用唐代律令格
式之制以六曹分爲類目其中輕重酌古參今罪已成擬
矣猶有朝審熱審及鼓院恤刑遣官審錄舉其可矜疑者
縱而釋之而諸盜官藏受賕枉法罪皆死嫌於過重則著
爲雜死之命而聽其贖與輸焉元之法不做古制一於寬
縱故明承之以嚴察旣以有司自監其財易至誑誤而郭
桓朱季用諸獄賊鈔寄借桁楊徧於天下此聖心之所獨
悔也且夫居民上以斷制民之罪一旦身首斷於其前何

以習天下之視聽乎故今贖與輸法久玩生而廉恥不飭
簠簋之間又峻其令受賂者必死比之十惡赦所不及今
復使之多金以贖而且鬻其爵焉是富如猗頓無不得珥
貂蟬進於朝而廉如道生者一嬰罪累行且盤水加之劍
也黥刺荆劓之刑爲今天下所禁不得用矣而近京之民
生三子輒閹其一無罪而下之蠶室以冀富貴而宦者之
家復競求他子加以刀鋸是鬻秦英布之流不再見於世
而巷伯史遷則接踵於前也童幼之年豈有淫放之行乎
雖爲深宮所必需是固宜限也欽恤者聖君之道赦宥者
賢人所譏故楚有赦必封三錢之府慮其因赦以盜而漢
有赦則精風角之占者或遂教子殺人是又因赦以殺也
謂之偏枯之物長好之門夫豈不信但前世無不用之宣
恩則今日何可去之賈忽然刑者治朝之所重財者聖世
之所輕赦旣弛其所重而吝不能舍其所輕何以責民之
貪鄙不能自拔於罪乎非特此也朝廷旣立三法司以糾
罪詰奸矣而北鎮撫則蒞之者武人也豈能精於輕重之
典而天子震怒亟呼緹騎而屬之獄何也古者刑不上大
夫今臣工犯小罪不賜死係縲而榜笞之戮辱已甚柰何
復解衣使之斃於杖下夫然故奸闖得舍天憲以肆其毒
是數者雖後世或行或不行君子際此有不能不議者矣

政論錢幣篇

古者泉布之制欲使天下之貨通而不滯以化有無而便民用而後世乃欲因以規利民知上意之所嚮日相率而遁於法之外以自私何則財者民之所甚吝而不欲輕以予人者也惟因其勢相爲流轉則天下盡不能外然則爲民上者慎毋爲制以驅下思以足其用也惟因民勢之所趨爲法輔之以救其弊而已矣今天下亦知錢幣之所自始乎聞之伏羲氏聚天下之銅爲棘幣易曰神農氏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不知神農之世亦有平物價者而以錢幣鬻之與抑但以物易物已也周

謙齋文集

卷二

三

官以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泉府掌市之征布其九府圜法之制固云盛矣迺詩則曰抱布貿絲又曰握粟出卜羲皇猶以錢刀爲用而周之小民惟抱持粟帛以權一家之貨其故何也古者俗儉而民樸儉則資用於市者少樸則無意外奇贏之思其供役嘗在百里之間而老死不越一井之內以耕織所餘易器械之需而用已無不備也若夫商賈大者操黃金千鎰小者亦不下白緡數百舟車輻湊來入都市使其貨盡易粟帛而歸則千鎰之金當得數萬石之粟般挈旣艱且其旅居他國將何地以貯之此賈一絀後無復來故雖羲皇之世必以棘幣通有無而後能

聚天下之財貨也昔之王者以買人不緣南畝坐籠不嘗
之利故令不得衣絲乘車以抑之然欲轉轂千里來四方
之外貨則非買人不可故夫禹鑄歷山之幣湯鑄莊山之
幣雖以救人之困亦所以奔走天下之買人也而錢法之
議自此始矣古者用粟帛用粟而積之至數石之重已非
一人之所能任而轉移之際耗失必多用帛而析之至於
尺寸之間又以不可紉而棄之粟不可積而帛不可析王
者因爲錢幣以濟粟帛之窮自錢幣行而欲返而用粟帛
其勢固有不可矣今夫錢幣者天下無用之物也積之座
側不可得煖抱而持之不可得飽一日不得而饑寒立至

謙齋文集

卷二

三

故上自王公大人下至市井販夫豎子莫不皇皇務之而
天子之國用尤以此爲至急上古之時珠玉爲上幣黃金
爲中幣錢刀爲下幣秦漢以後珠玉爲飾不爲幣黃金家
不恆有而錢刀則雖販夫豎子莫不腰懸數緡以爲販易
之本其爲物積之可至數百千萬而不以爲多析之雖至
毫釐之微而不嫌其少通天下之人皆以此爲利而實用
之而利之所在詐僞紛起珠玉不可以僞而鎔鑄黃白赤
金皆可殺雜他物官卽銅山以造幣民屏居隱處鼓排橐
而效之官錢內圓好方輪郭字畫如畫民鑄差薄小殺以
鉛錫輪郭猶在文章不明荇葉繩環觸手皆碎民鑄旣惡

官復惜銅錢價益輕物貨騰踊自古及今未有私鑄縱橫而錢文不亂者也而多費之國財用必匱迺作當五當十當百當千之錢思以權天下之利而禁薄濫之鑄使廢銷之商賈以錢價不一居其貨不出市之富人復匿其薄濫之錢不卽毀以俟禁弛輕重數移一市大恐厯代錢法之壞大抵繇此自唐末富商大賈積錢多者至數百千萬緡往來不便賁持當時遂有飛錢之鑄不特宋之初因賈蜀者患鐵錢重爲券交易而朝廷爲立交子之務始也然唐之錢引宋之交子關會金元之交鈔皆以緡錢雜貨爲母鈔引關會爲子子母相權而行謂執鈔引關會可以詣權

其勢以排之者也逆其勢則雖如穀帛之切於民用猶受其譏况乎以窳惡難倒換之尺楮鼓舞天下輸其金錢而責以必應其勢必有所不能矣故明興錢楮相權而行乃未幾而楮卽廢於是終明之世以白金爲母緡錢爲子相輔行之迨其季雖緡錢亦幾盡而惟白金是尙矣古今異勢古之黃白金多而後世漸少古者黃金爲天子之所賜予動輒數十萬斤而富人行賄亦以千溢白金則其價頗賤民不實用至唐宋而天下之黃白金日益少日益少則日漸貴及金元入主中國鈔法數變苞苴盛行遂使天下之金往而不返日益北徙日益北徙則黃白金之藏北日

益盛而南日益衰且其爲物堅而不渝比之緡錢可相賈不虞其重雖有離析之耗比之鈔法握其實不虞其虛於是胥天下之人無不以白金爲尙其勢如江河下流不可遏絕獨富人能愛憐吝惜而積日益多富者所積日益多則金之布之人間者日益少貧者不能積而能爭於是詐欺知巧日見其端而要惟不能致此以爲慙恥君之於臣無一非其所賜下有羨餘之獻而情益親父之於子無一非其所賜下有衣履牛羊之獻而情益親朋友往來飾名裘騁良馬錢幣有贈而情益親閭巷少年好博相輸以財日夕詬詈而情益親自古至今未聞有以金錢爲惡者也

而世久構患其間非無賢豪長者流離道路饑寒困阨不能自振市門之子顧之而有驕色矣白金盈囊燦然在握鑿之可離鎔之又合匹夫之賤得百金而數離合之可以周海內而無貧乏之憂嗚呼此奸之所繇生也以銅雜白金鎔之而白金僞以鉛雜白金鎔之而白金僞因勢利導者知天下之勢爭歸重於白金以白金爲上幣慮離合之間不能無耗而以緡錢佐之慮盜鑄者衆則以漢五銖唐開通元寶錢爲式不如式者官銷以爲銅禁不得用以二錢體製精巧輕重得宜方俗所便物價不踊然其冶鎔費日精鍊損銅必能如孔覲所言朝廷不惜銅愛工然後可謙齋文集

卷二

聖

以致此乃議者遂欲以錢爲稅錢可以爲稅則盜鑄雲興泉湧不可得止以有司收白金爲稅者多求耗於權衡之外固不若以緡錢之爲省也則久之而國且受其弊固不若以錢爲官府之贖緩罪之可贖者罪之輕者也且其錢盡糜於官府無輸將難致之憂而民見上時有所收將不視爲無用而棄之惟有敢雜銅鉛鎔白金者輸爲徒作毋赦孔子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以欺市人後世雖下詔禁民毋鎔白金作僞而民不從其令嗚呼此固君相所當恥也

